

# 寫真箱



上海寶華書局印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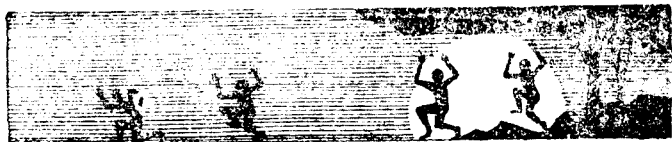


# 寫真箱目錄

- |     |          | 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第一回 | 走長途轎役發牢騷 | 跪深夜丫環遭控辱 |
| 第二回 | 着布衣善士居鄉  | 捏雪像頑童賴學  |
| 第三回 | 走長途衝冒風雪  | 訴薄命遭際冰霜  |
| 第四回 | 烘煤竈慘遇狠婆子 | 動喜星迷信瞎先生 |
| 第五回 | 破疑雲喁喁談暗病 | 傳心電絮絮說風情 |
| 第六回 | 宜姨娘慣說俏皮話 | 石小姐遙領鐵臉團 |
| 第七回 | 寫情書同等待遇  | 遭冤獄異地飄零  |
| 第八回 | 慘悽悽簷前訴苦  | 惡狠狠棒下無情  |
| 第九回 | 發善心是真是幻  | 紀豔蹟有色有聲  |

- 第十回 行婚禮新婦勝牽筋 離病牀丫環皮包骨
- 第十一回 出病院貧女易容 戀新房嬌兒刮肉
- 第十二回 傷薄命身世比桃花 寄幽情姓名刺杏瓣
- 第十三回 風細細花陰談話 月溶溶樹下乞婚
- 第十四回 娛老人替納偏房 却少艾不欺暗室
- 第十五回 讀孟子生徒工惡謔 翻秘冊學究對孤燈
- 第十六回 發癡狂扯掉豚尾辮 受痛苦踏扁鳳頭鞋
- 第十七回 奉主命書館罵先生 遵母教崑山訪小販
- 第十八回 王芸士肩荷濕木梢 張佩芬心傷苦社會
- 第十九回 施醫士得生財秘訣 衛善人挂仁義招牌
- 第二十回 善逢迎雨覆雲翻 經患難風平浪靜





- |       |          |   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第二十一回 | 還娘家存心離異  | 開賓座滿口文明  |
| 第二十二回 | 夜闌燈炮學究講書 | 人去樓空痴兒害病 |
| 第二十三回 | 交好運根生愈心病 | 裝假髮遺老挂頭銜 |
| 第二十四回 | 半夜悲聲禍生肘腋 | 一場幻夢病入膏肓 |
| 第二十五回 | 遇禍變丫環起野心 | 破機謀先生丟老臉 |
| 第二十六回 | 遭家難門臨催命鬼 | 焚芻靈紙紮害人精 |
| 第二十七回 | 大廉買奉送孝孫  | 小衝突乞靈番佛  |
| 第二十八回 | 鬧花廳胖婆受擠軋 | 置筵室善人弄機謀 |
| 第二十九回 | 瞎先生胡謔醒世曲 | 胖婆子催賦小星篇 |
| 第三十回  | 張大經義納螟蛉女 | 王芸士喜訂鸞鳳交 |
| 第三十一回 | 話前塵老僕快心  | 闢新宅小星專寵  |

寫真箱目錄

四

第三十二回

紀豔蹤著動魄文章

售預約登滑頭廣告

第三十三回

論燒點有意寫春宵

落火炕無心應惡讖




# 寫真箱

吳門程瞻廬著

第一回 走長途轎役發牢騷

跪深夜丫環遭挫辱



十二月十三夜。呼呼的北風。刮得樹枝兒怪響。半空裏灑灑揚揚。降下一陣瑞雪。未到黃昏。挨家的門戶。都是重重疊疊的緊閉。富的坐在暖室裏。靠着火爐。羊羔美酒。吃得半酣。只說今年的節氣不準。大寒時節。因甚沒有絲毫的寒氣。（昔人詠雪詩云。冷到人間富貴家。此語殊不正確。富貴門庭。何來絲毫冷氣。）窮的擁着黃瘦婆子。稻藁作薦。破絮掩身。瑟瑟縮縮。全身的肌肉。都在那裏零碎活動。（寒色可掬。）那時道上行人。都已絕跡。六街三市。掩蓋着二寸厚的瓊瑤。頓把紅塵世界。化做白玉乾坤。似這般好雪景。可惜沒個閑人。冒夜出門。到這裏來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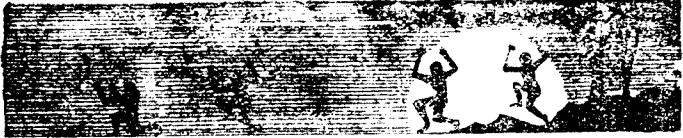


雪。要是真個没人前來賞雪。編書的寫到這裏。也只索凍住筆尖。沒有甚麼可說。原來在這大冷天氣。蘇州城外一家戲院子裏。恰正鑼鼓喧天。演那最後一齣的拿手好戲。看戲的眼花撩亂。連連喝采的當兒。卻把門外候着的車夫轎役。三十六個牙齒。也在那裏串演跌打把戲。閉外車兒數十輛。轎兒數十乘。都一色挂着白綵。戴那天然的重孝車夫。匿在車篷裏。轎役躲在轎門裏。暫避這一天風雪。就中有兩個轎役。一個喚做江富。一個喚做談貴。(越是窮人。越要取這富貴名字。或曰否。江富者。扛富也。談貴者。擡貴也。)都是衛善人家裏的。值日靠班。擡着太太。到城外來看夜戲。戲場不曾散。他們倆越等越冷。便都躲在轎門裏。暫時取暖。這乘暖轎。內容很大。裝飾也很華麗。左右挂着灰鼠擋風。中間墊着狼皮坐褥。上下轎帘。都用駱駝絨做襯裏。因此轎內轎外。



分別着兩種天氣。這乘轎兒。共有四名轎役。輪流換擡。除却江富談貴。還有兩名散轎役。曲背呵腰。長長的挂着清水鼻涕。只在戲院門口。喝冷風。他們的資格。還夠不上在暖轎裏暫時取暖。（轎役之中。亦分階級。）江富盤着飛毛腿。跌坐在狼皮坐褥上面。談貴矯着身。蹲在踏脚的襯墊上面。却把駝絨轎帘。掩蓋了下半截身子。趁着衛太太沒有出場。重茵疊褥。由得他們暫時受用。江富歎了一口氣道。這個轎心子。（擡轎者恆稱坐轎者爲轎心子。）忒煞不體恤窮人。大風大雪。出來聽甚麼夜戲。坐轎的也是人。擡轎的也是人。只恨錯投了娘胎。罰我一輩子擡着人走。談貴笑道。你別怨天恨地。只就現在的一時半刻。我們也做了轎心子。你坐着狼皮。我披着駝絨。大家的福分都不小。江富笑了一笑。又道。這個轎心子。臀凸肚蹺。神氣活現。其實滿肚皮都是茅草。方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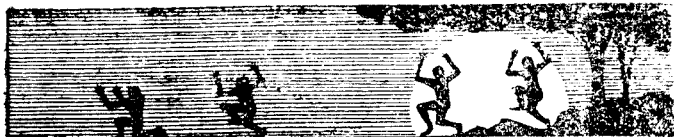
才下轎時。瞧着牌上挂的戲名。半個字都不認識。倒教我擡轎的念給坐轎的聽。老談。你想世事顛倒不顛倒。識字的擡轎。不識字的坐轎。真個倒盡了胃口。戳盡了霉頭。談貴道。世上顛倒的事。多咧多咧。我你識得幾多字。便受些委屈。也沒妨礙。現在身掌重權。做那頭兒腦兒尖兒頂兒的。你道是甚麼東西。拉馬的也有。做强盜的也有。窩子裏做烏龜。提大茶壺的也有。越是不識字。越會走着好運。儘有許多通文識字的人。顛倒在不識字的手下辦事。由他們呵來喝去。誰敢透一口氣。放一個屁。話沒說完。戲場早散。只聽得兩個挂鼻涕的轎役。齊聲喚一句。太太出來。慌得江富談貴。都從轎門裏鑽將出來。立時點轎燈。提轎槓。忙做一團。伺候太太上轎。這位衛太太。約莫四十年紀。身材臃腫。約莫一百二三十斤的重量。披一件天馬皮的旗袍。越顯得碩大無朋。繞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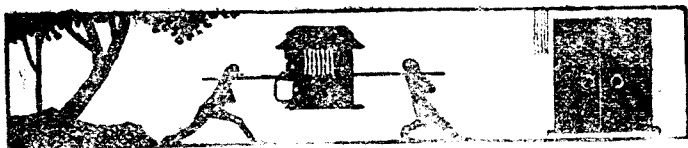
着一條全狐皮的圍領。蓬蓬鬆鬆。把嘴巴都圍在裏面。那時一起兒行的。還有笄公館裏的姨太太。石公館裏的三小姐。都是披着貂袖獺領的大衣。把兩手藏在插袋裏。和衛太太點頭道別。衛太太把掩藏的嘴巴。在狐毛裏答話道。（蘇小妹嘲東坡云。口角幾回無覓處。忽聞毛裏有聲傳。可以移贈衛太太。）明天再會說時。正刮起一陣大風。迎面吹來。把這明天再會四個字。不知捲到那裏去。笄姨太太和石三小姐都不曾入耳。他們倆同坐一乘轎車。馬蹄得得。踏破瓊瑤而去。不在話下。這位臃腫模樣的衛太太。由使婢春香扶進轎門。春香自坐小轎。緊緊相隨。這乘大轎着肩時。另由兩名散轎役。幫同扶槓。納罕一聲。就此開步。江富談貴暗暗的連聲叫苦。前世作了甚麼孽。罰我今生。擡着這一條牯牛。在大風雪的夜裏跑路。兩名散轎役。一名提燈引路。一名在後



追隨跑不到兩條巷。輪流換肩。早換了三五次（其重可知）。那時雪挾風勢。風借雪威。專和這幾個苦力人作對。江富談貴才從暖轎裏鑽出。便領略這風雪滋味。一暖一冷。恰似出了溫臺煖室。降入寒冰地獄。（世上人情。作如是觀。）加着這乘轎兒。又是逆風行走。轎頂上又壓着積雪。憑你飛毛腿。也做了鬥敗的公鷄。衛太太端坐在轎裏。垂着轎帘。下着擋風。抱着熱水袋。同在風雪裏行走。却不知風雪是甚麼滋味。閉目凝神。只把那戲劇裏的情節。細細思索。隔了一會子。偶從轎帘鑲嵌的玻璃裏面。向外看時。尙沒有擡進這座闔門城關。立時拍着扶手板。亂罵靠班。你們這輩狗奴才。蠢衆生。因甚百般走不快。踏死螞蟻般的行路。回去時。敲折你們的狗腿。轎役沒奈何。把那吃乳時氣力都使了出來。拚命和狂風大雪決鬥。好容易擡進城關。又走了兩條巷。才到了




衛府的大門。論那衛太太這般的闊綽氣概。他的住宅。該是門牆高大。金漆輝煌。却又不然。六扇破舊的大門。黯黯失色。門前一帶照牆。也是粉墜剝落。多年不曾刷新。門房裏的跛脚老張。聽得打門聲響。知道主母看戲回來。趕忙取了洋燈。僵僕着身體。一蹶一拐的出來開門。身體瑟瑟縮縮。牙縫裏唏唏作聲。恰似吃辣椒般的聲響。大門開放。冷風挾着雪花。直向裏面撲來。把他手裏的洋燈撲滅。虧得轎燈未滅。把那大小兩乘轎兒。照進轎廳。轎兒落地。衛太太不卽出轎。却是春香先出轎門。急忽忽的跑到大轎前面。攙扶太太出轎。徑向裏面行走。那時裏面早得了消息。有一個面黃肌瘦的丫環。掌着燈臺。從備弄裏迎將出來。來照太太入室。這般大冷天氣。還穿着一件薄薄的舊棉衣。手裏掌得住燈臺。身上却掌不住寒氣。一陣亂抖。抖得這火燄卜卜地跳。衛太太



罵道。阿蓮蠢丫頭。你是三文錢買的醃臬。愈看愈不像。年紀枉活了十八歲。掌盞燈都不會。你的年紀都活在狗身上。那時春香從阿蓮手裏搶了這盞燈。努着白眼說道。飯桶。算了罷。阿蓮忍氣吞聲。光着兩手。跟隨他們到裏面。原來春香和阿蓮同是丫環。春香出身道公館。是簪姨太太贈給衛太太的。阿蓮出身田家。是一個鄉農把他抵押在衛宅的。兩個人出身不同。所以衛太太的待遇使婢手段。也是各不相同。（婢女也分階級。）比及三個人從備弄裏轉入內廳。霎時間眼前一亮。原來春香把裏面幾盞電燈。一齊開了火。燈光裏照見雕梁畫棟。煥然一新。比着外面的破舊門牆。相差很遠。那時廂房裏履聲橐橐裏。走出一個五旬光景的乾癯老翁。頭戴一頂七分舊的瓜皮棉帽。身穿一件青布棉袍。外罩一件元色布的馬褂。腦後拖着一條辮子。走近人前。寒



色可掬。人家不知道的。只道是那裏跑來的土老兒。人家知道的便說切莫小覷他。這是赫赫有名的財主衛善人。（點出衛善人）當下衛太太見了丈夫。便道。時候不早了。你還沒有睡。善人笑道。太太沒回來。我怎敢先睡。太太道。福官睡了麼。善人道。睡已多時了。小孩子不耐捱深夜。外面風又刮得緊。雪又下得大。我怕他沾受了寒氣。叫他早睡。太太點頭道。睡了也好。當下夫婦倆同入內室。太太前面走。善人後面跟。實行那婦倡夫隨的主義。跨進臥房時。電燈照耀得同白晝一般。爐裏的火。恰正紅噴噴的吐燄。比着暖轎裏的溫度。又是不同。太太吩咐春香趕快替他脫絨帽。去領巾。卸旗袍。然後挪過肥胖身軀。和丈夫同坐在一塊兒。相形之下。太太越顯得肥胖。善人越顯得乾癯。一個兒似浸胖的海綿。一個兒似曬乾的棗子。一個兒身上披的巴黎狐皮襖。閃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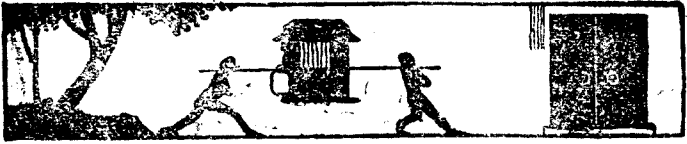


生輝。一個兒身上披的青布舊棉袍。黯黯失色。然而休得小覷了這件青布舊棉袍。若論價值。却還在皮襖之上。表面是寒酸。內容是溫暖。表面是深青色的土布。內容是一等道地的野鴨絨。都時阿蓮捧着金漆盤。盛着兩碗熱騰騰的燕窩粥。端到房門口。另由春香接受了。送給夫婦倆點饑。春香道阿呀。這賤貨。真是飯桶滿滿的兩碗燕窩粥。潑翻了不少。盤兒裏都是粥湯。好不罪過。太太進門時。正怪着阿蓮不會掌燈。一經春香挑撥。恰似爐中添炭。火上澆油。怎不怒氣冲天。只道阿蓮沒好氣。故意把粥兒潑翻。却想不到阿蓮身上單薄。端碗時手腕顫動。自己也不能做主。（貧人種種苦痛。富人夢想所不到。）善人見太太着惱。便放下粥碗道。不須太太動怒。待我去問他。嘴裏說問他。實則不問情由。把阿蓮踢了三腳。罰他在房外跪着。（善哉善哉。不愧喚做善人。



一阿蓮冤氣冲天。忍不住要哭。善人道。你敢哭。哭醒了床上的少爺。抽你的筋。剝你的皮。阿蓮聽着害怕。只得拚命的把哭聲兒拉轉。那時房裏的夫婦。霍落霍落的吃那燕窩粥。春香伺候完畢。自去安睡。打從阿蓮身邊經過時。還把手指兒攪着自己的眼皮。笑他今夜丟臉。阿蓮低着頭。怎敢計較。直待宅裏的上下人等。都已安寢。電燈火都熄了。他才敢從地上扒起。黑暗裏摸進自己的房間。鑽入破棉絮裏。悽恫悽恫的啞哭。欲知後事。且看下文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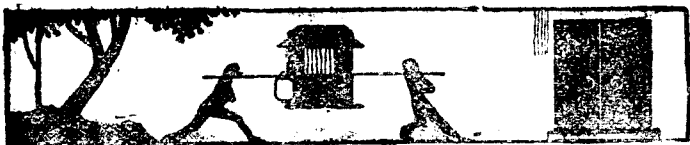


寫  
真  
箱  
第  
一  
回



第二回 着布衣善士居鄉 捏雪像頑童賴學


書中說的衛善人。端的是誰。乘他們酣睡的當兒。編書的騰出空閑。把這善人的家世。約略補敘。從來相傳的格言。叫做積善之家。必有餘慶。衛善人的大名。便是餘慶二字。只爲累代相傳。都做那慈善事業的領袖。所以人家不喚他做衛餘慶。却喚他做衛善人。從前餘慶的老子在世時。人家見了他老子。喚一聲善人。見了餘慶。喚一聲小善人。現在他的老子死了。餘慶又有了兒子。所以餘慶便承襲了善人。兒子福官便承襲了小善人。衛氏門庭。既是世襲罔替的善閥。軍閥以外。又有善閥。平日沒事時。掌管着好幾處的慈善機關。分明是個善界偉人。一旦發生了水旱偏災。各災區的乞賑電報。雪片也似的打到省裏。省裏



的官員。便要禮聘這位衛善人。主持賑務。逢着放賑。也要請善人親自出馬。監督許多放賑員。散發錢米雜糧。以便災民多受些實惠。自從餘慶的乃祖乃父。直到自己本身。不知辦了好幾回的賑務。畢竟善有善報。天不虧人。衛氏的家產。便一天一天的膨脹起來。傳到餘慶手裏。所。有不動產動產。約莫計算。至少也值一百多萬元。有些神經過敏的人。便疑到衛氏起家的原因。敢怕在賑款裏面。多少總沾些油水。編書的。却深信「善人是富」的一句經訓。可謂顛撲不破。做了善人。合該殷富致富的原因。不是一定要在賑款裏侵吞的。古來相傳的天賜黃金。雀銜明珠。致富之道。不一而足。敢怕衛善人起家發跡。也是這般。餘慶先後娶過兩個娘子。都是不久身故。沒福做那善人太太。現在這位胖娘子。已是他的第三繼室。娶到家裏。已經了十六度春秋。從前的娘子。



都無所出。現在的娘子，單生一兒，乳名喚做福官。今年恰是一十四歲。大凡容易尅妻的男子，往往懲羹吹壺，端怕續娶的妻房，又被閻王招去。所以對於後妻的愛護情形，往往勝過了前妻。俗語道得好：第一個吵，第二個寶，第三個不是馱。定是抱。現在這位碩大肥胖的衛太太，斷不是乾癟棗兒般的衛善人，馱得住，抱得動。然而馱雖不馱，抱雖不抱，愛護上面，却是無微不至。因愛生懼，理有固然。愛到十二分，便也懼到十二分。況且衛太太的娘家蔡氏，又是個鉅富之家。他又是個獨養女兒。臨嫁時，擁着一副極厚的妝奩，遮莫有二三萬金的價值。似這般錦上添花，餘慶見了。怎不滿懷歡喜。近年以來，衛太太的父母都已亡過。蔡姓財產，沒人承受。不知不覺，便歸併到衛姓手裏。衛太太有財有勢，益加把丈夫壓得服服貼貼，不敢絲毫違拗。夫婦倆的肥瘦，既然不同。



性質也是各別。餘慶主張儉樸。太太性喜闊綽。專和那闊公館裏的眷屬結交。不是打撲克。又麻雀。定是吃大菜。看夜戲。衛姓的財產雖然豐富。門牆却甚破舊。可見軍閥和善閥絕對不同。軍閥宜乎顯赫。不顯赫不能令人畏懼。善閥宜乎破舊。不破舊不能堅人信用。而且衛姓的家風。子子孫孫。不得穿綢着絹。只爲一絲一縷。都由春蠶作繭而成。戕害了生物的性命。以供剪裁衣服的材料。仁人君子。當然心存不忍。所以餘慶在這大冷天氣。外面只穿一件青布棉袍。人家見了。都說大善士愛惜物命。真不愧是菩薩般的心腸。誰料袍子裏面的材料。至少也有一二千隻的野鴨。死在暗地裏。白白的做了犧牲。……補叙已畢。再說衛太太看戲回來。一枕黑甜。直到次日的晌午時分。方才遽然夢醒。他起身時。家裏的人。早起來了好一會功夫。餘慶自到帳房裏。和那司帳



李逢辰稽核出入帳目。盤珠聲滴滴。搭搭兩點般的響個不歇。福官本延着西席在家訓讀。只爲這幾天來。福官害着頭疼。不上書房。所以西席卜先生自回家裏。待學生病愈了。再來上課。宅裏的傭婦丫環。聽得太太起身。恰似元帥升坐中軍帳。麾下的大小將領。誰敢不站立兩旁。聽候號令。張媽打臉水。王媽裝水烟。春香送牛乳。進鷄汁。各司其事。都替這位胖太太效奔走。惟有阿蓮專做些粗笨職役。掃地。抹桌。掇馬桶。淨痰盂。他又啜泣了半宵。兩隻眼睛。還似核桃般的腫起。那時雪陣已止。天氣兀自嚴冷。一個個簷牙上面。都頂着一尺多高的白帽子。照耀得玻璃窗裏。十分曉亮。目眩銀海。險些兒擡不起眼皮。窗外幾棵綠萼梅。樹枝杈杈。模樣兒異常清瘦。自經一夜大雪。頓增長了寸許肌肉。痴肥臃腫。和這位胖太太一般無二。(雪景如畫)阿蓮正洗淨了白銅痰



孟貯着半盂清水。在廊下低頭行走。冷不防眼前一亮。早見一個西瓜般大的白色東西。迎面打來。趕把頭兒向後一仰。胸前正打個着。說時遲。那時快。阿呀一聲。撲的向後便倒。白銅痰盂滾落一旁。裏面的清水。完全都潑翻在身上。直把衣襟浸個盡濕（可憐）。阿蓮正待叫喊。尙沒出口。却聽得院子裏一片拍掌喧笑聲。這是小主人拋着雪球。有意和他開頑笑。沒奈何忍氣吞聲。從地上扒將起來。把衣襟抖一下子。身上的大小雪塊。可以撲去。被水打濕的衣襟。却沒法使他乾燥。當時顧不得甚麼。趕把痰盂拾起。端相了一遍。虧得不曾打癩。答轉身軀。捧者痰盂。再去回取清水。若不是走得快。第二個雪球。又將給他受用。原來福官放着學。沒事可幹。拚着一番功夫。正在院子裏堆疊雪人。身軀兒堆疊好了。只有一個頭顱。幾番安置不牢。恰見阿蓮從廊下跑來。他便提



起雪人頭。向着阿蓮拋去。果把阿蓮打倒在地。他怎不拍手大笑。一次打中了。他又重捏一個雪球。試試第二次的目力。待要拋時。阿蓮早離了廊下。他也只得作罷。却喚一聲便宜了這個丫頭。當下又把雪球捏弄一番。裝在雪人頸上。果然被他安置妥貼。細細的端相一下子。不覺好笑起來道。這個雪人兒又肥又胖。活像我的媽媽。在這當兒。忽聽得廊下有人高喚道。福少爺。原來你在這裏。太太喚你去。有話講。舉目看時。便是家裏雇用的王媽。福官道。來來來。你說太太。這便是太太。說時。手指着雪人。給王媽看。王媽笑道。這便是太太麼。我們的太太。肥却有這麼肥。白沒有那麼白。（處處寫雪景。又處處寫胖太太。）當下福官隨着王媽。回到裏邊。衛太太靠着妝臺坐下。背後立着春香。正把他髮髻打開。上一梳下一梳的。替他通頭。衛太太不必回轉頭。早從鏡子裏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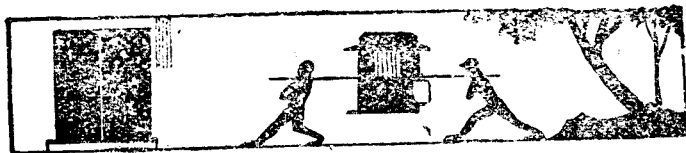
瞧見了兒子進來。(可見你的兒子尚在鏡中預爲後文伏筆)便道。好孩子。你今天頭疼不頭疼。福官搖頭道。不不。又道。媽媽說也希奇。我在書房裏多坐一時半刻。頭腦裏面便似刀劈一般的疼痛。(刀劈滋味。汝曾領略乎。否則何由知之。)這幾天來。我只在別處頑耍。只不敢向書房裏走動。頭疼的毛病被我躲過。果然大好了。只不知將來進了書房。可要舊病重發。太太道。這都是你的老子不道地。我早說安硯讀書的地方。不是隨隨便便。可以將就過去的。須得揀着天德月德吉神喜神的大好日子。請着陰陽先生到家。捧着格盤。格準了方向。這麼一下子。才可避得年災月晦。偏是這個吝嗇鬼。愛惜小費。不依着我這麼幹。倒累我孩子害着幾回頭疼。(可謂善則歸己。過則歸夫)福官道。從此不上書房。這毛病便不會再發。太太想了一想道。你年紀尙輕。書房



是不能不上的。橫豎今年剩得沒多幾天了。你又毛病新好。便不上書房。也不妨事。到了明年新正月。我便要延請頭等有名的陰陽先生。細的在家裏瞧一下子。橫豎我們的宅子大。這所書房不吉利。便另換了一所。打甚麼緊。福官聽說今年不上書房。滿懷歡喜。暗思躲過了今年。且到明年。別作計較。太太在鏡子裏。又把兒子的面龐。端相了一遍。見他長得肥頭胖耳。白嫩的臉蛋兒。透出紅噴噴的顏色。年紀雖只十四歲。身材却和成人相仿。似這般的模樣。端不愧富貴人家的兒郎。一時愛到極點。把兒子喚到自己身邊。勾住他頭頸。嗅了一會臉。又湊過頭去。附着兒子的耳朵道。好孩子。那天和你講的話。今天便要在你老子面前開談。假如老子有話問你時。你只依着我的話回答。包管這事一說便成。遂你的心願。福官聽到這裏。益加心花亂放。喚了幾聲好媽。



媽便也湊過頭去。把娘的臉蛋亂嗅了一會子。春香見他們這般情形。停着梳兒。掌不住的好笑。只是已經疏通的頭髮。經這麼相偎相傍。却又揉得亂了。免不得耐着性兒。重費一會子梳櫛的功夫。畢竟太太在兒子耳朵邊。說些甚麼啞謎兒。編書的先把來揭破了。以便提清主腦。點明眉目。原來太太在家裏。養尊處優。頓指氣使。件件般般。都是稱心遂意。只有一樁事。未免美中不足。他和城內城外的鄉紳夫人。公館太太。往來酬酢。是很忙的。若論豪富情形。人家都比不上他。但有一層。他也比不上人家。常見年紀不滿四旬的太太。都抱着孫兒在膝上玩弄。心兒肝兒的亂喚。引逗那孩子嬉笑。又見那些年輕的媳婦娘子。在旁邊伺候姑嫜。婆婆長。婆婆短。和顏悅色。叫得怪親熱的。相形之下。直把衛太太兩隻眼睛。逼得熱氣烘烘。和出籠的饅頭一般。更兼福官雖不



喜歡讀書。却愛聽人家演講彈詞小說。曾私下裏向他的娘要求道。怎麼小說裏的公子。都不滿十四歲。便娶了夫人。我這麼大的年紀。爹爹媽媽。還不給我討老婆。太太見兒子已明了人道。暗暗歡喜。這番待和丈夫閒談的。便是兒子的結婚問題。比及梳頭完畢。便差張媽去請老爺進來。商議要事。張媽去了一會子。回來復命道。老爺正在帳房裏發怒。停一刻才能進來。太太問因甚發怒。張媽道。阿蓮的老子。想把他女兒贖回去。老爺知曉了。便烘烘的發起怒來。欲知後事。且閱下文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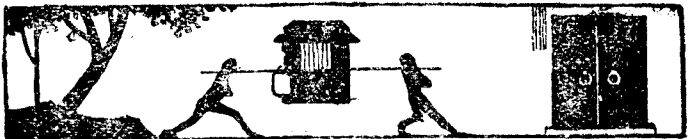
寫  
真  
箱  
第  
二  
回



### 第三回 走長途衝冒風雪

訴薄命遭際冰霜

阿蓮的老子。便是農民沈根生。住在一個鄉村裏。靠着耕種幾畝租田。度日子。寅年吃了卯年糧。剝肉醫瘡。扭嘴豁鼻。直把他窮得狗肝都出。沒奈何把十五歲的女兒。抵押在衛善人家裏做使婢。言定三年爲限。逾限不贖。便算絕賣。他自把阿蓮抵押以後。家裏的老婆。思念女兒。憂鬱成病。不上一年便死了。根生形單影隻。沒做沒保。便賭氣不再種田。卻把幾畝租田。讓給別人承種。自己在木瀆鎮上。做個小本營生的負販。只因子然一身。倒減輕了許多負擔。銖積寸累。手頭倒有了幾十塊錢的儲蓄。便想到亡過的老婆。沒法把他招回陽世。抵給人家的女兒。終須把他贖回家裏。父女倆廝守度日。也可免卻多少淒涼。這個女兒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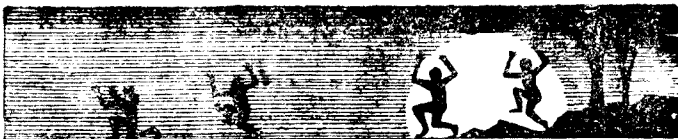
在家時。很孝順着父母。忽忽三年。不曾會面。他已是十八歲了。贖歸家裏時。做些女工。也好度日。不至跟着老子吃死飯。將來揀一個稱意的女婿。和他做一對兒。也算了卻我一樁心事。衛太太正忙着要替兒子娶媳。沈根生又忙着要替女兒擇婿。可見爲父母者之心理。無論貧富。要以嫁女婚男爲第一重心事。此宗法社會之所以牢不可破也。

掄指算來。本年十二月十三日。恰是抵押期滿的日子。抵押的身價銀五十元。連本及利。須預備着七十五元。才能把女兒贖回。他這兩年裏的儲蓄。攏總不滿六十元。好不容易挪挪湊湊。才滿了這個數目。比及款項湊集的當兒。恰是十二月十三日。他帶着款項。上城取贖女兒。卻又天公不做美。刮地北風。疏疏的飄下雪花。木瀆離城十餘里。往來的船隻稀少。都要躲過這一場風雪。才肯開行。要是走着陸路。這條又狹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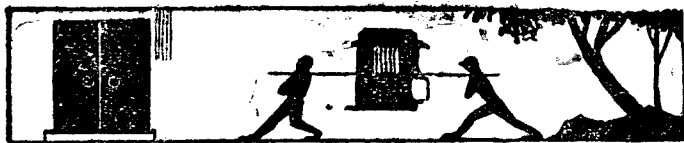


長的塘岸。兩旁都沒有遮蔽。冒着風雪。在這阡陌上行走。端的十分困難。他上道的當兒。旁人都向他勸阻道。你何必忙在一朝。且待風雪停了再走。也不爲遲。便算限期局促。錯過一兩天。想沒妨礙。況且姓衛的。又是赫赫有名的善人。善人總存着善心。有甚麼通融不得。你何消這般着急。然而根生聽了。終究放心不下。等過了半天。風也沒有停。雪也沒有止。他便懷裏揣着銀元。拚命和風雪奮鬪。勉強上道。只指望早早到了蘇州。交納款項。贖回女兒。三年不曾會面的父女。今天相見了。須把滿肚皮的說話。傾倒一個淨盡。脚下快一步。便是見面早一刻。從前沒錢取贖。想念煞也不得見面。今天湊集了款項。怎便可以延挨得。你說上天降的是雪。便算降的是鐵。也只得硬着頭皮。到蘇州去走一遭。根生心裏這般想。叵耐上了道路。只叫得一聲苦也。獵獵的北風迎面。






吹來。面皮上似受了箭鏃。兩隻耳朵。和割去一般的疼痛。道上不逢着行人。只聽得靠山的樹木。嗚嗚的怪響。這一陣風聲。刮得利害。彷彿三五條老龍齊吟。七八隻猛虎同嘯。他脚下待要趕緊幾步。只恨風姨和他惡作劇。拚命的在前擋駕。初走時。雪勢還小。比及走上塘岸。鵝毛也似的雪片。竟越飛越密起來。風姨借着雪勢。一發飛揚跋扈。不可一世。走不上半里路。猛聽得豁喇一聲。手裏執着的一柄舊雨傘。竟變做了反面無情。(奇語)怎叫做反面無情。原來傘面掌不住風勢。竟朝天反罩起來。裏面的傘骨。根根脫都離了關係。根生喊聲阿呀。收拾了破傘。挾在肘窩裏。冒着雪向前行走。又走不到一里路。頭上戴的破氈笠子。也被風姨掀去。趕忙搶取時。那裏來得及。這氈笠子。隨着風勢。飄飄蕩蕩。幾個鷓鷹翻身。直撲到河水裏面。那時水勢很急。隨波逐浪。早不知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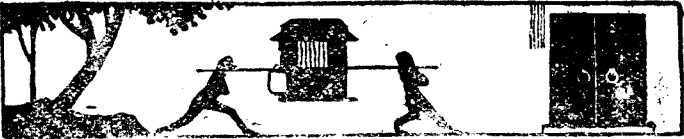
流到那裏去了。根生摸着光頭顱，不敢罵風，却罵那革命軍害人。（奇罵）怎說是革命軍害人。原來腦後拖的一條髮辮，要是不經革命軍強迫剪去，只消在氈笠上盤繞幾下，便似扁舟繫着鐵索，憑你甚麼大風，再也不能吹去。話休煩絮，且說根生冒着風雪，趕到橫塘鎮上。約莫向晚時分，手脚都凍得僵了，身上黏沾着雪花，和棉花老壽星一般無二。只得鑽入一家小茶寮，暫躲片刻，趕把身上雪花一陣亂撲。茶博士問他可要泡茶。他把頭兒亂點，只因兩頰吹得僵僵的，輕易不得開口。比及送上熱水洗了一個臉，面皮回復了原狀，可以自由講話。他便問着茶博士這裏可覓得到甚麼便船，搭附到胥門上岸。茶博士尙沒答話。那時有一個鄉農，正向着茶爐子取暖，倏的回轉頭來道：「你不是根生哥，冒着大風雪跑到這裏來做甚？」根生舉目看時，却是三年前的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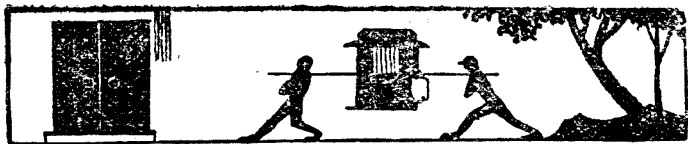
鄰人王老三。當下便把出門緣由說了一遍。又說一心要趕到城裏。只恨風雪攔阻。不便行走。待要覓隻便船。一時又覓不到。老三道。大風雪裏面。那有甚麼便船。便是航船。也停班不開。根生皺眉道。沒奈何。只索拚着性命。再向前面行走。老三道。根生哥。這是萬萬走不得一條胥門塘。又長又狹。左邊靠着田。右邊靠着河。風吹雪打。都沒躲閃。時候又快。要黑暗了。怎麼可以走得。便算勉強到了胥門。也不及進城。便算進了城。人家也都關門下門。你也不及和衛善人見面。根生聽了。躊躇莫決。老三便邀根生在他家裏住宿。躲過了一夜風雪。明天再作計較。根生沒奈何。便在老三家裏過了一宿。到了來朝。果然風停雪止。老三便替他覓到了一隻便船。又借給他一頂氈笠。根生連連道謝。却把破雨傘留在老三家裏。匆促作別。搭船直到胥門上岸。急急忙忙。徑到衛宅。先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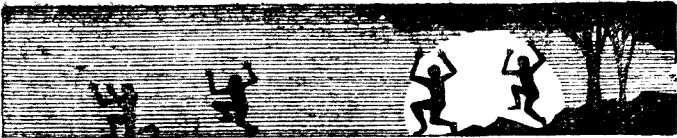
在門房口。舒頭探腦般的打個問訊。看門的跛脚老張。一蹺一拐的走將出來。問明來意。便說時候很早。老爺太太都沒有起身。你且到左近小寮裏。喝過幾開水。捱過一兩點鐘。再來聽信。根生又央託他喚女兒出來。和自己會話。老張搖頭道。這家法森嚴。豈可造次。須得稟明了主人。才能領着使婢。和家族相見。根生百般央求。又把三年裏的挂念情形。從頭細訴。老張本是軟心人。聽他說得悽慘。不禁打動了心坎。便道。你要和阿蓮會面。一不許啼啼哭哭。惹人增厭。二不許絮絮叨叨。講個無休無歇。三不許離開這所宅子。只准在門房裏會面。你若依得這三件。我便發個善心。喚他和你相見。根生忙不迭的喏喏答應。才見老張鎖上了房門。一蹺一拐的進去。隔了一會子。裏面一陣脚步聲。早見三年不曾會面的阿蓮。三脚兩步的奔將出來。根生心裏陡的一跳。怎麼



女兒在衛善人家這吃了三年飯。身材長短。和三年前沒兩樣。却把渾身的肌肉。都吃得瘦了。(一字一淚)阿蓮見了老子。忍不住眼中掉淚。嗚嗚咽咽的說道。爹爹。你原來還活着麼。我聽人傳說。在這三年裏。爹爹媽媽都沒了。我只道一輩子不得見面。謝天謝地。你還好端端的活着。媽媽呢。根生揩淚道。你媽真個死了。好孩子。你別傷心。我這番備着銀錢。贖取你回家。……那時老張蹺蹺拐拐的從裏面走出。連連搖手道。別在這裏講話。有話到門房裏講。當下開了房門。先讓父女倆入內。自己拖條櫬兒。却在門口坐定。連連囑咐道。你們有話快講。講時須放低着聲調。這裏出入人多。被人知曉了。稟告老爺。只說我容留外人。和內裏的使婢相會。我便擔不起這個干係。阿蓮道。張伯伯但請放心。我們一切都理會得。當下父女倆把三年裏的情形。約略說得幾句。根



生握着阿蓮的手道。這般大冷天氣。你怎麼穿得沒多幾件衣服。阿呀。你怎麼瘦得只剩一把骨頭。你手腕上一塊紫一塊青的是甚麼。主人待你怎麼樣。好孩子。苦了你了。（一字一淚）阿蓮把滿肚皮的委屈。都填塞了喉嚨。悽恫悽恫。忍不住的要哭。這一哭不打緊。直把跛脚老張。嚇得毛髮都豎。忙說使不得。使不得。老爺快要起身了。你別在這裏耽閣。且到裏面伺候則個。說時。恰聽得裏面的王媽。一疊聲的呼喚阿蓮。老張怎敢怠慢。推推搡搡。把阿蓮推出了門房。阿蓮拭着涕淚。自回裏面。老張透了一口氣道。險極險極。險些兒熱心腸招攬是非多。根生又央告老張。請他快去稟告主人。說沈根生前來贖取女兒回家。老張道。且慢且慢。老爺每日起身。須在佛龕前點着三炷香。念過幾卷經。才吃點心。又要到園子裏散步一回。才進帳房裏。和李師爺講話。要是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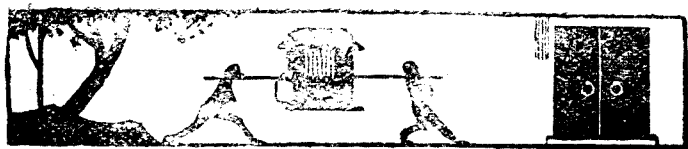


爺不進帳房。任憑甚麼事。也不得進去通報。根生沒奈何。只得耐着性子。在門房裏坐候。約莫候了兩點鐘光景。老張道。老爺已進了帳房。你隨我來。根生便跟着老張。同出門房。走到轎廳左右。老張道。你暫立一下子。老爺喚你時。你再進見。根生沒奈何。停了脚步。隔了片刻。又見老張從裏面出來道。老爺正在帳房裏查對帳目。沒暇和你相見。且待帳目查清了。再喚你講話。根生倒抽了一口氣。暗思急驚風遇着慢郎中。只得磨細了肚腸。再等一會子。當下退入門房。又等了半點鐘。才聽得裏面傳喚沈根生講話。根生跟着傳喚的人。直達帳房。喚了一聲老爺。衛善人問道。你便是沈根生麼。根生站着。連聲道。是。善人回頭看那司帳道。逢辰。你把帳簿來檢查。沈根生名下。合該本利若干元。那時有個紫棠色面皮。撇着兩抹短髭的司帳先生。聽得主人吩咐。怎敢怠慢。



長長的應了一個是字。趕忙開帳箱。檢帳簿。檢出一行字。僵僵着身體。送給主人過目道。佃農沈根生。抵押女兒一口名喚阿蓮。限本年十二月十三日期滿。善人擡起頭來。瞧了一瞧日歷牌。便道。根生。你真糊塗。限期已滿。還來贖甚麼女兒。根生訴說昨天雪阻的情形。央求通融辦理。善人只是搖頭不理。根生沒奈何。跪倒在地道。衛老爺是積善人家。多少總要施行些方便。人心都是肉做的。看我冒着大風大雪。前來贖取女兒。你老爺也該存着一點善心。完全我們的骨肉。善人聽了。拍着桌子。連罵着放屁放屁。那時張媽正奉着主母的命。來喚老爺講話。善人道。你請太太暫等一下子。待我驅逐了這個混帳人。再和太太談話。張媽答應。自回裏面。(縮合上回)。根生見善人發怒。便伏在地上。連連磕頭。欲知後事。且闕下文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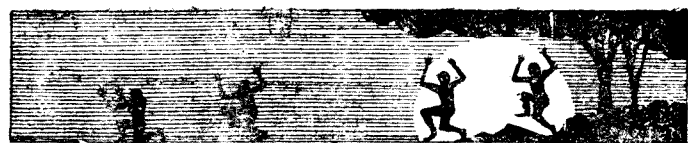


寫  
真  
箱  
第  
三  
回



第四回 烘煤竈慘遇狠婆子 動喜星迷信瞎先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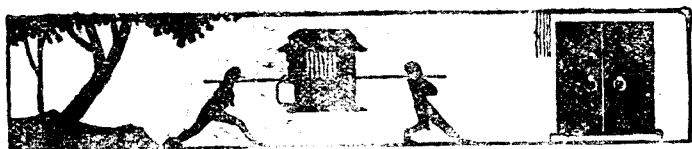
衛太太得了張媽的報告。不覺詫異道。這老頭兒真好笑。沒來由發甚麼怒。全不想自己是甚麼樣的身份。却和鄉下的窮鬼爭閑氣。又把手指兒向上一指。向下一指道。老頭兒宛比是頭頂上的青雲。阿蓮的老子宛比是腳底下的污泥。一上一下。相去也有十萬八千里。（你原來懂得測量學。）張媽。你可見頭頂上的青雲。和那腳底下的污泥。兩下裏鬪起嘴來。張媽不住的把頭亂點。衛太太又道。老頭兒和這鄉下窮鬼。雖然同是一個人。老頭兒在衆人裏面。算得是頭兒腦兒尖兒頂兒。阿蓮的老子。只不過是一個起碼人。（愈說愈奇。）起碼人上門來贖女兒。他有錢。由他贖去。他沒錢。一頓亂棒。把他打出大門。老頭兒有多



大的精神。值得和起碼人面紅頸赤。爭這閑氣。張媽道。好教太太得知。阿蓮的老子備錢贖女。錯誤了一天的限期。老爺不許他取贖。他却死賴在地上。定要老爺允許了。才肯起來。不由老爺不發怒。衛太太罵道。狗一般的起碼人。（愈罵愈奇）真不要臉。攔地十八滾。虧他幹得出。他早知要把女兒贖回。因甚直到今天才上門。真叫做一年四季昏懂。懂。六月初三下稻種。說到這裏。忽向張媽道。這個賤丫頭。因甚不在面前。你快去找來。沒的鬼鬼祟祟。被這起碼人誘引出門。折了我們的本錢。……却說阿蓮和他老子在門房相見。才講得幾句話。便被人喚了進去。伺候老爺起身。接着又是少爺起身。太太起身。掇馬桶。倒便壺。忙個不了。後來捧着痰盂。在廊下行走。又被惡作劇的福官。撲得他身上濕淋淋。和落湯鷄一般。他便抽個空兒。下死勁的擰那水漬。一時那裏



擰得乾。又沒有別件衣服。可以換得。似這般大冷天氣。衣服單薄。本來凍得戰兢兢。怎禁得雪上加霜。又添了半身水漬。沒奈何走到煤竈旁邊。靠近竈火。烘那身上的濕衣。一壁烘一壁肚裏打量。我只道一輩子不得和爹娘會面。原來爹爹不曾死。却備了錢把我取贖。我受了三年的磨折。痛苦和海一般深。却不料也有災滿的日子。只可憐我苦命的親娘。却背着我走了。想到這裏。禁不住兩點般的眼淚。一顆顆打落胸襟。水漬不會全乾。却又添上了一塊淚漬。驀聽得耳朵邊喝彩也似的。喝起好來。（喝的是倒彩。）直把阿蓮的心。嚇得卜卜地跳。原來狐假虎威的狼婆子。奉着主母的命。各處找覓阿蓮。找覓不見。心中正自着惱。比及找到這裏。却見阿蓮靠着煤竈。一個兒烤火取煖。張媽暗想這丫頭倒曾取樂。丟却事情不幹。光着兩手。却在這裏烘火爐。待我放低



了脚步。嚇他一嚇。當下躡手躡脚。掩近阿蓮身邊。湊過頭去。在他耳朵邊。喝起一個好字。怎不把他嚇得亂跳。回轉頭來。見張媽睜圓眼睛。板起面孔。阿蓮益加瑟瑟縮縮。渾身亂抖。阿蓮懼怕張媽。比着衛太太還勝過三分。向來主母把他拷打。都由張媽動手。真教閻王好見。小鬼難擋。所以他見了張媽。被這積威所劫。只有發抖。却不敢道一言半語。張媽道。好好。太太在那邊覓你。你倒在這裏烤火。你命裏該烤火時。也不賣給人家做了頭了。你不快走。我便要提起火鉗。燙你的脚骨。也教你嘗嘗烤火的滋味。阿蓮忍氣吞聲。跟着張媽便走。心裏兀自奇怪。爹爹備錢來贖我。怎麼隔了好一會功夫。還不把我領回家去。這般地獄也似的日子。早離一刻。便少受一刻的磨折。衛太太見着阿蓮。沒好聲的罵道。沒廉恥的賤婢。你背着我的面。幹甚麼勾當。張媽插嘴道。他忘



却了自己是甚麼身分。眼看別人忙碌碌。他却逍遙自在。一個兒在爐邊烤火。阿蓮聲辯道。太太我並沒有貪懶。只爲身上濕淋淋。熬不住冷氣。才在煤竈邊。把濕衣烘一下子。衛太太又罵道。嚼舌根的下賤東西。你扯甚麼謊。你又不曾落水。怎會身上濕淋淋。阿蓮道。我在廊下裏走……正侍向下說。却見太太背後。立着小主人福官。向他努着目。揚着拳頭。阿蓮又吃一嚇。便不敢向下說。衛太太只道他幹虧了事。滿口支吾。便道。賤骨頭。一天不打。你便要骨頭作痒。張媽聽得一個打字。兩隻手左右開弓。綽拍綽拍。把阿蓮沒頭沒臉的亂打。阿蓮捧着腦袋。喊起撞天的冤屈。福官笑得合不攏嘴。只是幸災樂禍。連連拍手。正在喧鬧的當兒。只聽得春香喚一聲老爺進來。張媽方才住着手。把阿蓮喝退一旁。不許啼哭。阿蓮果然止着哭。暗想老爺進來。莫非是喚我回家。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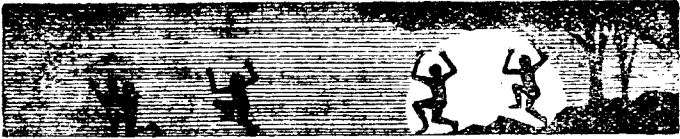


彌陀佛。這般地獄也似的日子。早離一刻。便少受一刻的磨折……衛善人坐定後。先問裏面因甚喧鬧。張媽把方才的事。報告一遍。衛善人歎了一口氣道。有是父必有是女。真叫做龍生龍。鳳生鳳。賊養的兒子。掘壁洞。衛太太問道。窮鬼上門贖女兒。可曾許他贖去。善人搖頭道。天下怎有這般容易的事。他要贖取女兒。誰教他錯過限期。須知做押局的限期取贖。踰限沒收。這是從古以來打出的規例。無論至親好友。都要照例行事。怎便可以絲毫通融。我把這層意思。向他開導。無奈他執迷不悟。爬在地上。賴着不肯走。那時惱動了吾的性子。把他一頓臭罵。他便使出江湖上哀黨的行徑。一把鼻涕。一把眼淚。竟在帳房裏匹蘇起來。虧得李逢辰想出計較。喚進門前的崗警。把他攔頭攔面。幾下木棒。他得了痛苦。方才服服帖帖。跟着崗警出門。到了局子裏。還要定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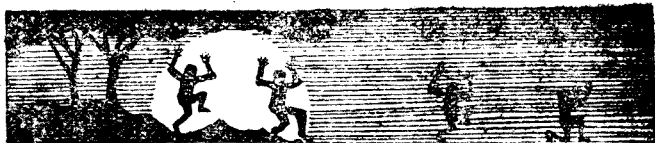


一個借端索詐的罪名。把鐵鏈鎖住了。罰做三個月苦工……說到這裏。猛聽得一聲阿呀。哀鴻也似的叫將起來。接着撲通一聲。可憐的阿蓮。一交跌翻在地。衛太太罵道。該死的賤人。好端端的站着。怎會撲翻在地。張媽取棒來。打折他的狗腿。張媽奉着主命。麥柴當做令箭一般。真個搶條門門。提得高高的。觀準他的雙腿。待要着力痛打。却被王媽一把拖住道。且慢且慢。你看他牙關緊咬。面皮都變了顏色。敢怕是暈了過去。萬萬打不得。經這一說。大家都向着阿蓮注目。果見他眼珠仰翻。面色如土。善人跌足歎氣道。早知如此。便該由他老子備錢贖回。現在眼看他死去。別事不打緊。這本利銀七十五元。教我從何處取償。衛太太道。阿嚏。我只聽得嬌怯怯的千金小姐。受了驚恐。容易暈去。他是一個蠢丫頭。怎麼也會暈去。（蠢丫頭便不許暈去。可稱奇絕。）福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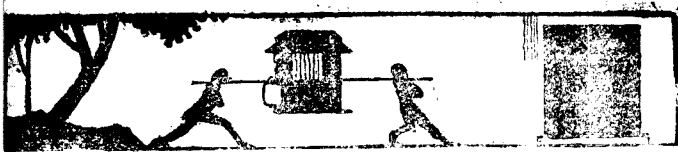




把阿蓮踢了一脚。依舊直僵僵不動。心中害怕。才不敢踢第二脚。張媽倒提了門門。只是呆看。王媽摸着阿蓮的胸口。連說不礙不礙。放在床上。少刻便會回轉氣來。當下善人便吩咐王張二媽。把阿蓮擡進下房。安置在上床破棉胎裏。不多片刻。果然回轉氣來。善人心頭寬慰。這本利銀七十五元。幸不曾斷絕希望。了太太喚王媽裝了幾袋水煙。笑吟吟的向他丈夫道。今天正有一樁重大事情。和你商議。不料出了這個岔兒。打斷了我們的說話機會。善人道。無論甚麼事情。只要太太定了主張。斷然沒有錯誤。我只遵辦便是了。太太笑道。若論尋常的事情。我定了主張。怕你不依頭順腦。聽我的命令。惟有這樁事。你我都有半的權柄。我占着一大半。你占着一小半。我不好獨斷獨行。把你的一小半的權柄。盡行吞沒了。所以提起這樁事。須得喚你進來。商量一下。



子善人也笑道。太太別和我鬧這客套兒。你愛怎麼幹便怎麼幹。譬如衆人合開的公司。太太是大股東。區區是小股東。小股東的權利。便全數讓給了大股東。也沒妨礙。太太把臉兒一沈。破口大罵道。『讓股與破口。可以作對。』老糊塗。你嘴裏嘈的是甚麼。簡直是放屁。便算是放屁。也沒有這般的惡臭。』太太罵人。一層深刻一層。可見罵人之中。亦有文法。』你沒得甚麼相比。却把衆人合開的公司來相比。老糊塗。你敢莫被鬼摸了頭腦。才說出『屁也不值』的混話。你拉長着耳朵聽我老實講罷。這是我們夫婦倆合開的私司。不是衆人合開的公司。』原來有公私之別。』公司裏的股東。愈多愈妙。私司裏的股東。除却你我。再沒有第二個人。要是有了第三個人。老糊塗。你怎有顏面見人。只好縮頭縮尾。一輩子在陰溝洞裏過活。善人捱了臭罵。依舊陪着笑臉。



道。太太有話便請吩咐。沒的繞這遠道兒。教人聽了不明白。太太子細一想。自肚裏也覺好笑。我不曾說破這樁事。難怪他不明白。我倒錯怪了他。當下收拾了方才的怒容。和聲柔氣的說道。我和你商議的。便是福官完姻的事。你今年已是五十一歲。我比你輕十年。也是四旬以外的人了。人家似你這般年紀。孫媳婦都進了門。曾孫兒也要出世。偏你沒有這般好福分。冷冷清清。尙沒有人喚你一聲公公。落在刻薄人嘴裏。難保不說你面子上是個善人。暗地裏不知作了甚麼孽。罰你下代不興旺。我想福兒的年紀。叫大不大。叫小也不小。交了新年。便是十五歲。依我的心裏。最好乘着明年大正月。把石家的三小姐娶了過來。要是喜氣冲冲。朝數裏便得了胎。明年九十月裏。你我便有抱孫的盼望。我也曾請過瞎子先生。把福兒的命宮推算。據說一交正月。紅鸞大喜。



星高照命宮。在這當兒。成就了百歲姻緣。一輩子夫榮妻貴。白頭到老。真是天大的喜事。況且孩子的喜事。一經發動。萬萬錯誤不得。要是不把喜事來幹。那麼喜事變做了災星。將來懊悔也嫌遲。善人沈吟片晌道。太太的說話。慮得很是。孩子的親事。我也想早早替他玉成。但是下月便把喜事來幹。休說爲期太促。趕辦不及。便替孩子身上着想。一來柔筋脆骨。還沒到做丈夫的年歲。二來又正在讀書時代。一做了親。怎肯再去用功讀書。(善人尙有一隙之明)太太道。你別把福官看得和小孩子一般。他是人小志不小了。說時。又回頭吩咐福官道。你別害臊。有話只向你爹爹說。鼓不打不響。話不說不明。好孩子。你便老實講罷。欲知後事。且閱下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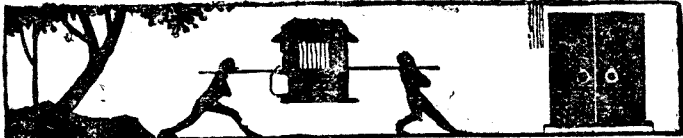


寫  
眞  
箱  
第  
四  
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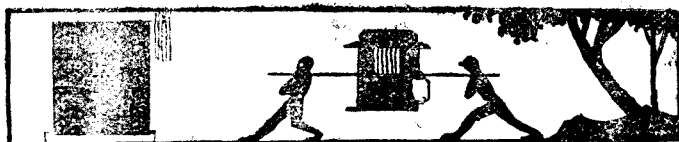


第五回 破疑雲喁喁談暗病 傳心電絮絮說風情

福官嘻皮頑臉。只是霎霎眼睛。牽牽嘴唇。隔了良久。却不曾說甚麼。衛太太道。好孩子。別害臊。快快說。你背着老子。伯勞伯勞。甚麼話都肯說。見着老子。却不做聲。嘴唇上貼着封皮似的。老子又不是你肚裏的蛔蟲。你不說。他怎會知曉。好孩子。你害的甚麼暗毛病。別害臊。快快說。善人睜圓了雙目。慌慌張張的問道。你。你。端的害着甚麼暗毛病。怎麼我一向不曾知曉。福官垂倒頭兒。雙手弄着衣角。嘴裏嚶嚶嗡嗡。又似蚊蟲叫。又似蒼蠅鳴。善人聽了半晌。一個字都不曾入耳。便道。好孩子。你清清楚楚。講給我聽。端的害着甚麼暗毛病。福官才沒精打采的說道。我在那一夜。睡到三更。做了一個怪夢。說到這裏。又縮住了不說。



善人催促得緊。他却越說得慢。善人問一聲。他才答一句。……你做的甚麼怪夢。……夢見一個美女。……甚麼樣的美女。……和月份牌上一個樣兒的美女。……你見了美女便怎樣。……我很愛他。……美女見了你便怎樣。……他也很愛我。……後來便怎樣。……福官又是一陣的嚶嚶噲噲。不知說些甚麼話。善人道。咦。奇怪的孩子。怎麼說到要緊當兒。却又含糊起來。衛太太啐了一口道。你真是個老糊塗。怎麼推車撞壁。只管盤問不休。打碎烏盆問到底。烏盆碎了共有幾塊底。他夢裏和美人兒相親相愛。以下的說話。叫做「明人不消細說」。這小孩子又老實。又面重。夢裏情形。怎肯向你實說。他的面皮吹彈得破。不比你的面皮。厚得和城堵牆一般。說到這裏。旁邊的僕婦丫環。都抿着嘴兒。十分好笑。太太又道。夢裏的情形。你不必多問。單問他夢醒以後。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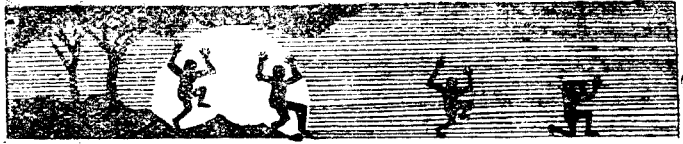


怎麼樣。善人道。好孩子。你夢醒以後。便怎麼樣。福官吞吞吐吐的說道。夢醒以後。便得了一個暗毛病。直到現在沒有好。善人忙問道。你的暗毛病。可是……却被太太喝住道。老糊塗。你又要問些甚麼來。你不見僕婦丫環都站立在這裏。怎好直言談相。一些兒沒有顧忌。善人搔頭摸耳。一會子。連歎了幾口氣。皺眉說道。不料小小的孩子。竟害着成人的毛病。我在十四歲的當兒。除却吃飯睡覺遊戲。甚麼事都不理會。太太道。他怎好和你比。這叫做一個時代。自有一個格局。現在的小孩子。比着從前你我做小孩子時。玲瓏乖巧了許多。難怪他早開了知識。但是他既有了這種暗毛病。我們做父母的。也該替他早早想個法兒。善人道。趕快延醫調理。總望這毛病早早脫根。太太道。別的毛病。須得延醫調理。這個暗毛病。延醫是沒效的。不如趕快揀個大吉日。把石家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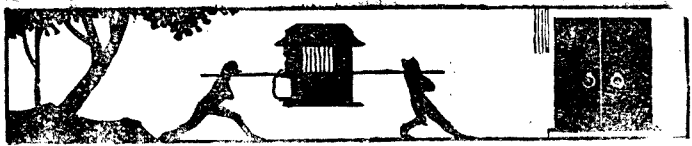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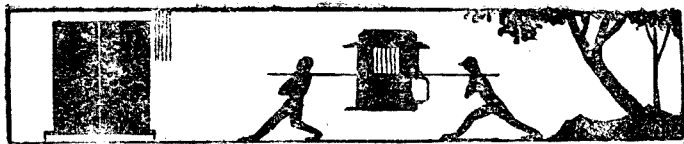
小姐迎娶進門。這便是一等那麼溫的好醫生。善人沉吟道。太太說得是。除却這麼幹。也沒有第二個方法。可以幹得。但有一層。好生委決不下。孩子讀得沒多幾本書。平日又時時曠課。要是娶了娘子。再喚他進書房裏去念書。只怕牽牛下井。一些兒不生效力。太太向兒子使了幾個眼色。福官會意。便涎着臉說道。好個吹彈得破的面皮。爹爹不替我幹喜事。我便心坎裏搖搖蕩蕩。再沒有情緒去念書。爹爹肯替我幹喜事。我的心思也定了。暗毛病也好了。包管一天到晚。坐在書房裏用功念書。除却節假年假以外。決不曠課。好爹爹。你只依着我幹。善人聽了。又好氣又好笑。道。你不過十四歲的孩子。人家四十歲沒娶老婆。也沒有這般窮形極態。大鬧饑荒。說時。長長的抽了一口氣。福官受了他老子的奚落。把袖兒遮着臉。嗚嗚的哭將起來。太太指着他丈夫罵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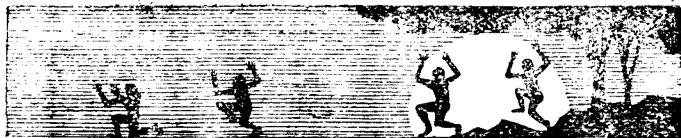
道。你這老糊塗。脂油蒙了你的竅。頑痰迷了你的心。虧你嚼出這般混話。你笑他大鬧饑荒。可知道你的饑荒。鬧得比他還大。你死了一個老婆。又娶第二個。死了兩個老婆。又娶第三個。你又人老性不老。心心挂念。指望討幾個妖妖嬈嬈的小老婆。和你作伴。不是我管束得緊。只怕成羣結隊的小老婆。早塞滿了屋子。你有嘴說別人。沒嘴說自己。你枉做了老子。全沒有老子的榜樣。他不肯向你說實話。你強逼他說。他說了實話。你又取笑他。難怪孩子不服氣。哭個不歇。我不是袒護着小的。把你排揎。其實三個人。抬不過一個理字。有理便打得太公。我這一顆心。天秤也似的公平。老的錯。說老的小的錯。說小的。現在小的並沒錯失。都是你老的不是。你快把娶媳的事。完全應允了。也好教小的聽了。平平胸頭的悶氣。太太說時。嘴裏咕咕刮刮。比嚼炒豆還要鬆脆。善人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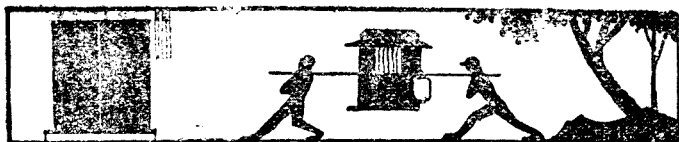
受了內務部一頓申斥。只有唯唯諾諾。怎敢道個不字。早把這樁緊要議案。完全通過。福官本是假哭。現在却變了真笑。一張嘴兒似喇叭花。一般開放。比及善人到了外邊。裏面的僕婦丫環。都擁着福官。連連賀喜。一片聲的新少爺。叫得怪響。却把這喜星發動的衛福官。叫得渾身酥麻。和爛泥菩薩落在湯罐裏一般。後來太太乘着左右沒人。喚進福官。悄悄的說道。我替你想出的計策。好不好。靈不靈。要不是這翻說法。你老子怎肯便依。福官道。媽媽教我的說話。句句都懂得。只有一句不明白。你教我向爹爹說。近來害着暗毛病。說便說了我心裏兀自糊糊塗塗。猜不透其中的意思。媽媽甚麼叫做暗毛病。你快講給我聽。（絕倒）說時。猴在他母親身上。立候回答。太太道。怪重的孩子。快休這般。免得閃了我的腰。橫豎一二個月內。你便要做親。甚麼暗毛病。明毛病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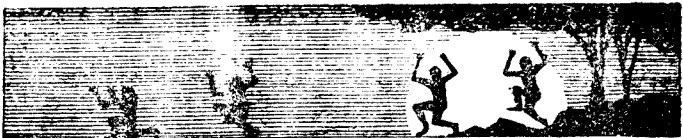
到了那時。自會知曉。怎麼炒蝦等不及紅。却向做娘的胡纏。太太越是這般說。福官越是要尋根索果。不肯便休。倒在太太懷裏。一陣亂扭。把太太扭得氣喘吁吁。畢竟拗不過兒子。半嗔半笑的說道。冤家的。湊過耳朵來。向你說了罷。當下噢噢唧唧。便把暗毛病的底細。一一向兒子說了。福官聞所未聞。猪八戒吃人參果。算得是第一遭。知識界上。又增進了一番教訓。(絕妙家庭教訓)善人自經內務部一頓申斥。怎敢怠慢。擇定正月十八日的吉期。替兒子趕辦喜事。限期局促。把家裏上下人等。忙得不亦樂乎。惟有福官無事可幹。單單預備這空閑身體。早早和石三小姐交杯合卺。成一對兒。他和石三小姐。也曾見過數面。只不曾暢談過心事。他想要自己這般快活。三小姐那邊。料想也和自己一般快活。他正在盤算的當兒。却見春香笑嘻嘻的來報道。福少爺快去接



電話。說是二小姐親自打的。叫你親自去接。福官滿懷歡喜。趕快去接電話。且聽且說。一對未婚小夫妻。立時通起話來。他說道。你可是三姊妹。聽道。我便是你的三姊妹。你可是我的福弟弟。說道。是的。是的。我的親愛的福弟弟。聽說我們的吉期。揀的是正月十八日。這個消息。確不確。說道。確的。確的。明兒便要備着紅帖。送到府上。聽道。福弟弟。你的。心裏快活不快活。說道。快活的。聽道。怎樣的快活。說道。這個……我却說不出。聽道。咦。怎麼說不出。親愛的福弟弟。我來講給你聽。我得了這個消息。我這一顆心。恰和糖澆蜜漬似的。你的。心。可和我一個樣兒。說道。和你一個樣兒。聽道。我親親熱熱的。喚你一聲。甜蜜心肝。你該回我一聲。甚麼。說道。回你一聲。三姊妹。聽道。你該回我一聲。甜蜜心肝的。三姊妹。說道。這個……我却說不出。聽道。那便沒趣了。福弟弟。和你再會。



……的零零幾聲。電話便告終結。這位石三小姐端的是誰。本書第一回。早已提起他的名字。十二月十三日大風雪的一夜。陪着衛太太和石姨太太看戲的。便是這位三小姐。他的年齡。比福官大着兩歲。他的知識。却比福官高着幾百級。他雖是衛太太的未來媳婦。但常和衛太太在一起兒打牌。一起兒聽戲。衛伯母長。衛伯母短。叫得異常親熱。有人向他說。你別把伯母相稱。竟老老實實喚一聲婆婆。豈不爽快。這原是一句取笑的話。誰料他認起真來。見了衛太太。竟沒口子的喚起婆婆。旁人聽了。忍不住的好笑。三小姐道。有甚麼好笑。早晚總要把婆婆相稱。我便提前叫將起來。也教熟溜一些兒。免得將來踏上紅毡單。改換稱呼。倒覺得口齒生疏。諸多不便。況且先行交易。擇吉開張。這是普通的規矩。算不得笑話。……從此以後。竟沒人再肯把三小姐取笑。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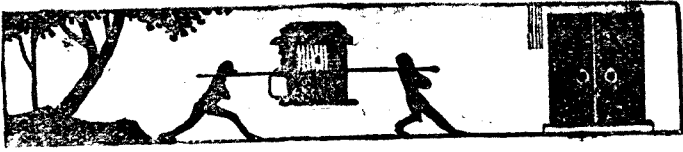


說三小姐的年紀不過十六歲。這一副顛撲不破的面皮。便是六十歲的老婆婆。也比不上他。任憑人家怎樣取笑。他的面皮。從不曾紅過一次。並且越把他取笑。越把他的面皮。鍊得堅固牢壯。他不害臊。人家倒不免害起臊來……閩門城外。沿着馬路。有一所新建築的洋房。紅垣四周。書樓中矗。這便是三小姐的住宅。他的父親。本是赫赫有名的洋行買辦。貪着蘇州的風俗清嘉。山水明媚。花着數萬金。建築起這所洋房。預作將來菟裘終老的計畫。誰料好事多磨。石買辦一病身亡。竟不及搬進這所宅子。享受清閑之福。買辦生有三男一女。大兒次兒。都在漢口某洋行裏辦事。兩個媳婦。也都在漢口居住。惟有三小姐和他幼弟四郎。隨着他母親。却在蘇州居住。三小姐和福官訂親。尙不曾滿足一年。却是宣姨太太做的媒人。現在聽得不日便要娶親。三小姐歡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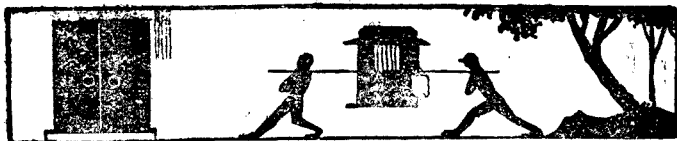


得甚麼似的。興匆匆走到電話箱邊。和那未婚夫通個殷勤。（也算先行交易。擇吉開張。）却不料未婚夫唯唯諾諾。全沒一句知情識趣的話。三小姐老大不高興。挂了電話。喃喃自語道。怎麼十四歲的男子。還和不會創削的木頭一般。在這當兒。傭婦來報道。宜家的姨太太來了。欲知後事。且閱下文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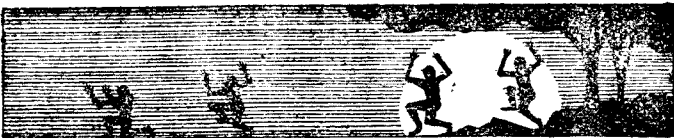
寫  
真  
箱  
第五回



第六回 簋姨娘慣說俏皮話

石小姐遙領鐵臉團


三小姐揭起軟帘。從玻璃窗內望了一望。早見簋姨太太坐的一輛馬車。從大門外一直進來。三小姐怎敢怠慢。趕把大衣一披。急急下石級。從塞門德甬道上迎將出來。那時車輛已停。轎門開處。走下一位半老徐娘的簋姨太太。身穿一件閃緞旗袍。頸圍一條白狐領巾。見着三小姐。便讓着老三恭喜你。今天特地送將喜信過來。管教你心花六葉。一齊開放。三小姐笑道。值得你這般大驚小怪。俺這裏袖裏陰陽。能知過去未來。你說的喜信。可是正月十八日的一樁事。姨太太詫異道。你這精靈古怪的老三。怎麼又被你先得了消息。你這耳朵怎麼有這般長。三小姐道。有話請到裏面講。這般大冷天氣。怎麼立在甬道上講。



話。當下兩人攜着手兒。同上石級。姨太太回頭吩咐馬夫道。你只在這裏候着。我還要到鐵路飯店去呢。馬夫諾諾答應。不在話下。三小姐讓着姨太太入室。自己隨後進來。裏面爐火熊熊。舉室生暖。三小姐拽動輪椅。請姨太太靠着壁爐坐下。自己卸除大衣。挨着姨太太肩下坐定。傭婦送進香茗。姨太太卸去狐皮圍領。喝了一口茶。便道。今天你婆婆和我通電話。說吉期擇定正月十八日。叫我到這裏通個消息。我接了電話。怎敢怠慢。立刻套起馬車。趕來搶個頭報。也好大大的向你索份謝意。誰料你精靈古怪。却先得了消息。畢竟那個耳報神。告訴你知曉。三小姐扳着指頭兒道。耳報神多咧多咧。頭報二報三報。都已報到。掄到你來報告。摸着人家的後膀了。別說賞賜。不把板子給你吃。已是多大的造化了。姨太太道。啊呀。你竟要春起梅鬢來了。人家都說九子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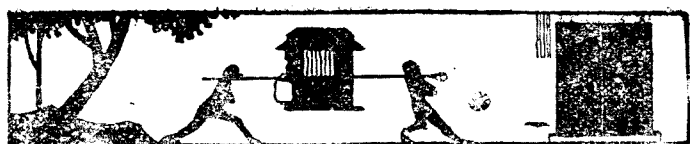
忘媒沒的媒人來報喜信。竹槓不會敲。顛倒挨受着一頓板子。當下賓主笑了一陣。三小姐道。不瞞你說。俺這裏穩坐中軍帳。自有流星也似的報馬。前來報告秘密。第一報是春香。第二報是張媽。第三報是王媽。一番報到。我便給一份賞賜。恰才從電話裏面。喚着我們那個。問他吉期確不確。他說是確實的。我問他怎樣快活。他却吞吞吐吐。不肯講老實話。姨媽。你想男婚女嫁。是何等正大光明的事。有甚麼害臊。我做新娘的。還不得害臊。怎麼他做新郎的。顛倒害起臊來。姨太太道。人家的面皮。那有你這般結實。要是你的面皮不結實。那麼鐵臉團裏。也不舉你做團長了。（鐵臉團三字虛伏一筆）在這當兒。石太太攜着十三齡的兒子。推門入內。和姨太太相見。姨太太上前賀喜道。太太大喜。令愛早晚要出閣了。太太讓坐已畢。便道。這都仰仗姨媽的大力。只是



吉期很近。一切嫁粧。端怕趕辦不及。最好……話沒說完。三小姐搶着說道。有錢不消週時辦。有甚麼趕辦不及。況且哥哥在家時。早把我的嫁粧。七端八整。預先辦好。便算有些零星物件。須得添置。只消我拚着半天功夫。向上海去走一趟。跑到先施公司。永安公司。電梯上。電梯下。三層樓。四層樓。團團周圍。走一個徧。要甚麼。辦甚麼。只要肯花錢。甚麼東西都跟着我走。那怕趕辦不及。太太假意兒罵道。痴妮子。你是個未出閣的黃花閨女。怎麼嫁粧長。嫁粧短。咭咭刮刮。嘴裏嚼着炒豆似的。我在你的年紀時。有人向我提起出嫁兩個字。我喉嚨裏宛似築了壩。做聲不得。面皮上宛似經着熨斗。一陣烘烘的熱。姨太太笑道。現在的小姐。和那三十年前的小姐。怎好放在一起兒相比。太太別埋怨令愛。似令愛這般的小姐。和那時下的小姐相比。要算是最穩重最規矩的。



了。時下的小姐。都喜歡自由結婚。和小白臉相會沒多次。甜嘴蜜舌。說了幾句肉麻話兒。便卽死心塌地。私下裏定了終身。既不用媒妁。也不用傳紅納采。大家骨朶着嘴巴。輕輕一接吻。便定了終身大事。這便叫做一吻定終身。好在結婚結得快。離婚也離得快。今兒自由結婚。明兒便自由離婚。把那婚姻大事。當做頑意兒幹。委實不成了世界。你家三小姐的親事。須是明媒正娶。和他們不同。所以我說。令愛這般的小姐。要算是最穩重。最規矩的小姐。那時三小姐的幼弟老四。勸着姨太太。要他演講小白臉接吻故事。姨太太笑向石太太道。太太辦過令愛喜事。便要趕緊替四少爺辦喜事。要不是呢。外邊的自由女郎。滿街亂跑。瞧見這般的一個小白臉。怎肯輕易放過。論不定甜嘴蜜舌。也是一吻定了終身。便不由你做媽媽的作主。當下石家娘女混笑了一陣。都說



姨娘慣說俏皮話。石太太留着姨太太便飯。姨太太道。改日再來奉擾。今天蔡營長太太約我在鐵路飯店吃飯。說時瞧了一瞧手表。便道。十二點鐘只欠着五分。我可不能在這裏耽擱了。當下離座告別。圍着狐皮領。大踏步跨下階石。馬夫開着車門。伺候上車。石太太一千人都相送到車邊。霎時間鞭絲一揚。橡輪四轉。馬蹄兒得得。逕出大門。把這位筐中將的專房寵妾。載向鐵路飯店而去。不在話下。單說三小姐回到裏面。猛想起方才姨太太說的鐵臉團一句話。喃喃自語道。我的結婚吉期。須得向團裏姊妹報告一通。免得他日相見。嘲我面嫩。却教我當場丟臉。當下搖動電話機。的零零的零零。向各處亂打電話。先向鮑公館裏。約奇芳小姐通話道。你可是鮑奇芳……我正是石掌珠……正月十八日。我要出嫁了。請你吃喜酒……有甚麼不快活。我得了喜信。



渾身酥麻和爛泥菩薩落在湯罐裏一般……自然面皮老。面皮不老怎好充當鐵臉團的團長……明天我到上海辦粧奩。你有工夫和我同去走一遭麼……很好很好。早晨八點鐘。我在家裏候你……接着又和毛羽豐。顧影憐。一輩姊妹。通過電話。問答大同小異。不再細表。原來鮑奇芳。毛羽豐。顧影憐三人。都是鐵臉團裏同志。怎麼叫做鐵臉團。編書的須得交代一番。以清頭緒。石三小姐從上海搬到蘇州時。曾在蘇州某女校裏充當過一年六個月的女學生。他的入校宗旨。不爲着求學起見。無非借着讀書名義。結納幾個性質相類的朋友。他在上海時。自有上海的同學。往往來來。很是密切。搬到蘇州。和上海的同學是疏遠了。他便在蘇州女學校裏。放出眼光。揀擇幾個好朋友。解解自己的寂寞。他入校的第一天。功課上面。好好歹歹。宛比瞎子當秤。全不放





在心上。他只提起精神。在那諸同學的舉止行動上面。十分注意。學校裏人品不齊。性質各別。仁者見之謂之仁。智者見之謂之智。三小姐抱定牢不可破的成見。做個擇友標準。合我者便是良朋。違我者都非益友。他見有許多同學。無論上課下課。總是眼不離卷。手不釋書。他却暗地發笑。似這般書獃模樣。全失了女孩兒家的身份。這些撈什子東西。我瞧了一眼便頭疼。又不是珍珠寶石。珊瑚瑪瑙。有甚麼好看。他們拚命也似的看書。分明是中着書毒。將來嫁給「擺書攤」的做妻子。成日家目不轉睛。廝守着幾本破書。才遂了他們的志願。這些女書獃。須得遠而避之。免得沾染了他們的獃氣。又有一部分同學。舉止穩重。不輕言笑。他又瞧不上眼。暗想這些人到也古怪。生就一副孤孀臉。全不露一絲笑意。見着人不言不語。恰和泥塑木雕一般。似這般的呆木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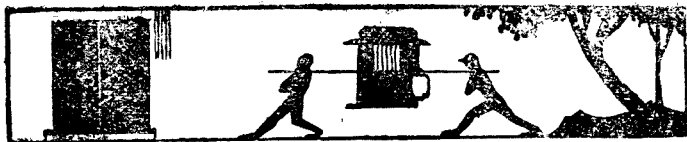
頭也不是我的朋友。須得少和他們親近。又有一部分同學衣服樸素，不重粧扮，他益加瞧不上眼。連連的唾了幾口涎沫。暗想這般寒酸女郎。真辱沒了女學生身份。我們做女學生的，本是女界裏面最漂亮最時髦的人物，似這般亂頭粗服滿面窮相的女郎，只配在三家村裏做一輩子的鄉姑娘。他們不自量力，也來這裏混充女學生，真叫做烏鴉飛入鳳凰羣。女學生的牌子，被他們弄得糟了。這些窮鬼，走將來酸氣直沖，怎配和我作伴。又有一部分同學，面皮嬌嫩，不耐戲謔，聽得幾句風情話，面上早起着紅潮。答轉身兒，逃也似的走了。他又瞧不上眼。暗想這般女郎，一些兒沒有風趣。現在是言論自由時代，甚麼話不好講。況且所談的，都是婚姻上生理上的研究，爲甚麼要害臊，似這般不長進的女郎，也不配做我的知己。（以上云云，可名之曰三小姐之絕交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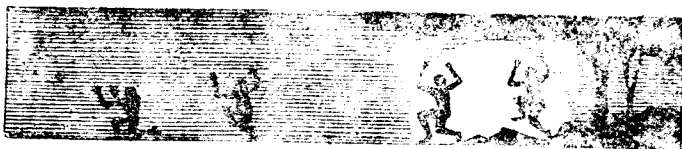
論)三小姐在學校裏面。用着嚴格主義。揀擇他的良友。畢竟被他揀出了幾個志同道合的知己。就是鮑奇芳毛羽豐顧影憐三位女士。從此有說有笑。形影不離。交情上十分莫逆。這三位女士在學校裏。人家都說是很有習氣的不良學生。然在三小姐眼光裏看來。覺得人人都

有習氣。惟有這三個人。不爲習氣所染。一沒有書獃氣。二沒有古怪氣。三沒有荊釵氣。四沒有羞澀氣。似這般的學生。才不辱沒了女學生的身份。三小姐和三個人訂交以後。彼此廝換着帖子。做個拜把子的姊妹。論着年齡。三小姐最小。論着面皮。三小姐最老。每天下課以後。四個人坐在一起兒。嘻天哈地。專把那男女秘密問題。講一個徹底徹骨。惹得人人掩耳。個個搖頭。私下裏替他們起個綽號。說這鮑毛顧石四個

人。一般生就鐵面皮。後來把這話傳到三小姐耳朵裏。立時哈哈大笑。



道。人家說我鐵面皮。我便當真結一個團體。命名便喚鐵臉團。起初團裏姊妹。只有他們四個人。後來一般同學。受這鐵臉團的潛移默化。陸續有人加入。全團的人數。也有三四十人。俗語道得好。蛇無頭而不行。當下衆人一致。便公舉石掌珠做個團長。掌珠在學校裏混了一年六個月。便覺得有些麻煩。遠不如家裏舒服。就此半途輟學。只在家裏享福。鐵臉團的團長。依舊由他遙領。一般團員。常在他家裏走動。這便是組織鐵臉團的緣起。……話既表明。再說掌珠打罷電話。猛然間又想起一樁心事。倏的回到書房裏。在那插架上面。抽出一本洋裝金字的『情書規範』。細細的檢查一下子。欲知後事。且閱下文。



寫  
真  
箱  
第  
六  
回



第七回 寫情書同等待遇 遭冤獄異地飄零

掌珠打罷電話。猛想起一樁心事道。我的出嫁消息。既然報告了鐵臉團裏的女同志。便不該瞞着那探豔團裏的男同志。承他們的美意。不惜脚步。常到這裏來舒頭探腦。團團打轉。有時我在洋樓上。他們便裝着乾歎。引我注目。要是我走到露臺上。瞧了他們一眼。他們便向我顛眉霎眼。歪嘴扭鼻。扮出種種卓別令的臉兒。我見了很發笑。真是絕妙的頑意兒。就中也有好幾個和我會面多次。彼此都通過信札。我若不把出嫁消息給他們知曉。不免辜負了他們的美意。掌珠既這般着想。便在書房裏檢查洋裝金字的情書規範。檢查了好幾次。才檢出了一篇依稀彷彿的情書。提起筆來。便在花箋上照樣鈔錄。才寫得一句。




却又停住了筆尖兒。暗想和我通過信札的小白臉。約莫一打不足。半打有餘。要是一封封的照樣鈔寫。我那裏有這許多閒暇功夫。要是揀佛燒香。擇要寫一兩封寄去。無如這八九個小白臉。都與我有同等的愛情。却不能受那異等的待遇。須得想一個普及的方法。才是道理。（只有普及教育。那有普及情書。）搔頭摸耳一會子。竟被他想出一個普及的方法。取出幾張藍色複寫紙。一層問一層的襯在信箋底下。然後揀枝硬鉛筆。颯颯落紙。只寫得兩徧。却印就了十紙。除却一紙存根。其餘的九紙。逐一填寫上款。摺疊做九份。納在信封裏。開過信面。貼過郵花。按電鈴。喚門役。把信札投付郵筒。不待細表。他又把這紙存根。細看了一遍。一壁看存根。一壁和那情書規範。逐句校對。果然依樣葫蘆。不曾鈔錯。看到「郎有雕龍繡虎之才。儂無閉月羞花之貌。」上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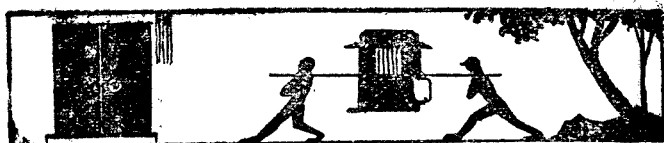


不會錯。下句羞花的羞字。却寫別了一個字。（此之謂差了差了。）情書規範上明明是個羞字。我怎麼寫做了差字。怎麼我讀了多年書。連這羞字都不曾識得。（原來你不識羞。）可惜書信已付郵筒。沒法把來改正。他又自言自語道。怎麼書店裏面。有一樁好賣買。他們不曉得去幹。我常見新年裏的賀信。有現成印就的通套信箋。只消填了上下款。便可立時付郵。要是仿這樣兒。也把情書的通套語。印在信箋上面。那麼便省了多少手續。不費謄寫功夫。也不會寫了別字。現在男女青年。一來一往的情書。一天到晚。不知有多少封。要是書店裏發行這現成的言情信箋。社會上一定歡迎。恐怕比那現成的賀年信。利市要添三倍咧。……到了來朝。掌珠向他母親要了一張四千元銀行支票。自赴上海添辦妝奩。石太太道。你一個人去。我不放心。可要我陪着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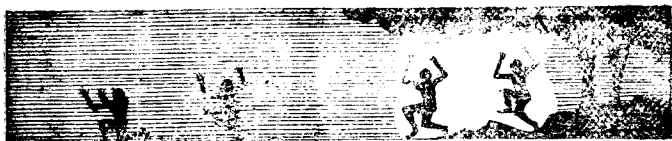




去。掌珠道。媽媽去了。弟弟也要去。家裏的人走空了。也不是個道理。橫豎我有奇芳羽豐陪着同去。儘可放心。你只在家裏念你的經。我便到上海辦我的妝奩。原來石太太素性佞佛。喜靜不喜動。終日在淨室裏。面蒲團清磬。宣誦佛號。大抵年老婦人。沒貧沒富。往往和諸佛菩薩結不解緣。貧的道。我今生苦了一世。來生不要也是這般苦。拜拜菩薩。念念經卷。投到來生。修成一個有福之人。富的道。我今生享了許多福。來生不知怎麼樣。拜拜菩薩。念念經卷。投到來生。依舊做一個有福之人。石太太素性佞佛。便是屬於第二種的心理。閑文剪斷。且說隔了片晌。鮑奇芳毛羽豐先後到來。奇芳年在二十左右。是個瘦長身子。生就一副瓜子臉兒。五官位置。倒也端正。只可惜一雙眸子。有些美中不足。和人對面講話時。左眸子向人注射。右眸子却偏在眼梢一邊。遮遮掩掩。




和屏後窺人的新嫁娘一般。學校裏替他取個渾名。喚做鮑斜眼。羽豐約莫十八九歲。生就白淨臉兒。五短身材。只爲他首如飛蓬。在風前行。走縷縷短髮。被風吹起。模樣兒很不美觀。學校裏因他姓毛。便替他取個音同字義的渾名。喚做貌頭鷹。本來鐵臉團裏的人物。千奇百怪。色色咸備。鮑毛二人。要算會裏的特色。又和掌珠十分投契。相見之下。都是嘻天哈地。團長團長的混叫。奇芳在這當兒。瞧見書案上面。攤放着一本洋裝的書籍。笑向掌珠道。你吉期便在目前。却有心緒在這裏研究學問。掌珠道。你睜着眼瞧罷。端的是甚麼書籍。奇芳斜着右眼。揭起書面看時。便哈哈大笑道。你好你好。你竟在這裏研究情書。掌珠正色答道。這有甚麼好笑。我們入校讀書的宗旨。既不想做甚麼女英雄。女豪傑。又不想做甚麼女文學家。女教育家。單求得些普通知識。能寫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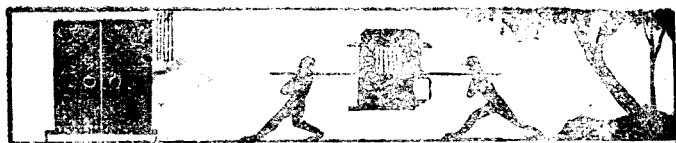
封情書便夠了。（絕妙普通知識）可惜校裏的國文教員。教法不佳。我枉讀了多年書。連這寫情書的文法。他都不曾教給我知曉。要不是呢。提起筆來便寫。值得翻這撈什子東西。羽豐道。你這情書。寫給誰的。想是寫給你的未婚夫。掌珠冷笑道。我因甚把俏眉眼做給那瞎子看。他是算盤珠兒。撥一撥。動一動。他是圓圖木頭。還沒經人剷削。我嫁了過去。拚着下一番細磨工夫。努力的把他教導教導。這便叫做玉不琢不成器咧。鮑毛二人聽了。都混笑了一陣。掌珠又把方才寫的情書存根。授給兩人觀看。又說了些閑話。然後吩咐套起二輛馬車。馳往車站。以便搭乘十一點鐘的特別快車。羽豐道。你們同坐一輛車。我只愛騎快馬。掌珠笑道。你的騎馬癖又要發作了。但是到了上海。只有汽車坐。沒有馬騎。須和你預先說明。羽豐道。到了上海。便依着你就是了。從這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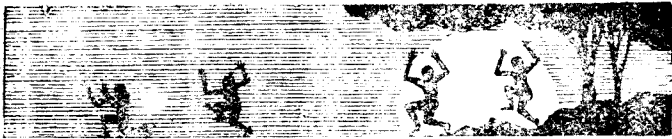
裏到車站。且容我爽快一遭兒。我一天不騎馬。骨節都要作酸。簡直要害起病來。當下掌珠又吩咐只套起一輛馬車。另備一匹快馬伺候。馬夫應命出門。自去伺候。掌珠指着馬夫的背影。取笑羽豐道。你愛天天騎馬。罰你嫁着這般一個的丈夫。你便不愁沒馬騎。羽豐道。倘能嫁個馬夫。便遂煞了我的心願。可惜我已定了親事。一時改換不得說時。拍手大笑。大家也和着他笑。旁邊伺候的傭婦。肚裏暗自詫異道。我們鄉村女子。說出這般話兒。也覺得有些口軟。怎麼知書識字的小姐。老着面皮。甚麼話都說得出。他們的面皮。比着我們的脚皮還厚。（不如是不成其爲鐵臉團矣。）石太太聽得喧笑聲音。放下經卷。也出來和鮑毛二人敷衍講話。奇芳道。四弟弟怎麼不見面。太太道。他到親戚人家去了。虧得他不在這裏。要不是你們到上海。他便要扭着同去。說時馬



夫早把車兒馬兒都已拉進甬道。掌珠瞧瞧手表。便說。離着開車時刻。不到二十分。快快兒走罷。當下三個人。都一齊走下甬道。上車的上車。跨馬的跨馬。匆匆行色。不便久留。石太太高立在階石上。喚着女兒道。你可是趁着晚車回來。說定一聲。免得我懸望。掌珠頭也不回。只在車內對答道。今天晚車不及回來。大約明天午車該回來。明天午車不及回來。後天早車一定回來。石太太再待問時。馬兒車兒都出了大門。踏上馬路。便加鞭疾馳的過去。石太太暗暗歎口氣道。現在的女孩兒家。也忒煞自由了。做女孩兒的越自由。做娘的心裏越不自由。好在這件濕布衫。不久便要脫去。嫁出的女兒。忽出的水。一進了衛姓大門。我便脫却了千係。甚麼事都可卸肩。他便出乖。也不出娘家的乖。他便露醜。也不露娘家的醜。想罷。自回淨室。做那未完的功課。修那來生的福祿。



不在話下。回轉筆尖兒。再說上門贖女的沈根生。觸怒了衛善人。被崗警拘入局子裏。局員奉承富翁。不問情由。羅織罪名。拘留了一禮拜。尙算從輕發落。然而根生銖積寸累的贖女錢。不知不覺。已耗去了七十元。只剩得五塊錢看囊。發落的當兒。堂上的官員。還打着官話。切實訓誡道。沈根生。你回去以後。須得做一個安分良民。切莫再向衛宦訛詐。這次念你初犯。從寬斥釋。下次再敢犯案。加等治罪。休想可以法外施恩。根生只得連連道是。叩頭退出。比及到了外面。叫起撞天的冤屈。我何嘗訛詐人家分文。我的七十塊錢。却被人家訛詐一個淨盡。我本是個安分良民。敢怕這堂上向南坐的。却不是個安分良官。他只知道拍富翁的馬屁。却不管我窮民的死活。又恨恨的罵那衛善人道。你算甚麼善人。簡直是個強盜。你若爽爽快快做强盜。倒也罷了。偏偏借着善



人的名目。使出強盜的手段。你比着強盜。還要兇過三分。你措住了我的女兒。又把我害到這般田地上。天無路。入地無門。你這一顆心。比着炭團子還黑。比着赤練蛇還毒。老天倘有眼睛。你這人終沒有好報。說時。仰首看天。却見天色昏昏沈沈。和自己一般愁慘。他贖女無望。還想和女兒會面一次。說明種種苦衷。因此捱到衙姓門房。央告跛腳老張。行個善心。喚女兒阿蓮出來相見。老張那敢招攬是非。直言拒絕。根生待回到木瀆。却拋不下女兒。待住在蘇州。又缺乏資本。沒奈何在城外小弄裏租賃半間破屋。做個安身之地。日間販些水菓。進城喚賣。博得二三百文。胡亂度日。日夜間打個稻柴鋪。擁着破棉胎。胡亂睡覺。一天正提着水菓籃。沿街喚賣。驀見橫巷裏跑出一個女子。直撲的撲將過來。連喚着爹爹。根生道。謝天謝地。不料在這裏和你相見。欲知後事。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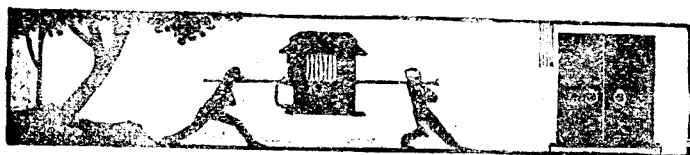


閱下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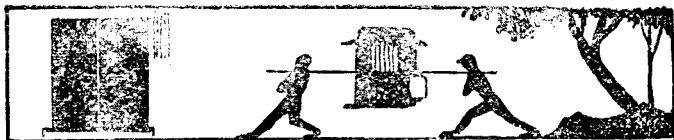
寫  
真  
箱  
第七回

八三





寫  
眞  
箱  
第  
七  
回



第八回 慘悽憐簷前訴苦

惡狠狠棒下無情

根生舉眼看時。恰是女兒阿蓮。但見他的容顏。比着那天在門房會面時。益加憔悴可憐。身上仍穿件薄薄的破棉襖。手提一只金漆的杭式刨花籃。手指凍得和紅蘿蔔一般。走上前時。氣喘吁吁。分明是跑着急路。根生道。阿蓮。你真命苦。我那天冒着大風雪。滿意把你贖取回家。誰料誤了一天的限期。你的主人。却是鐵打心腸。鋼打肺。話沒說完。阿蓮忙向他老子搖手。東一張。西一望。見沒有熟人走來。方才輕輕的說道。這裏耳目多。不便講話。又指着一家的大門道。我們要講話。且到這邊去。當下引着他老子。閃入這家大門背後。才敢噥噥唧唧。各談心事。根生先把贖女不成。身受拘役。幾年來積蓄的血汗錢。都被他們詐去。顛



倒坐我一個訛詐罪名。含着這口冤氣。除向閻羅大王申訴。永沒有吐氣的日子。阿蓮也把那天得着老子受屈消息。急得暈去。病倒了一天。禁不起他們幾番責罵。說我裝腔做勢。推託有病。死賴在牀上。一味貪懶。要是再不起牀。他們便放出辣手。待要揭去我棉被。剝去我衣裳。丟我在園子裏。把我凍死。我沒奈何。只得熬鍊着苦痛。勉強起牀。聽他們呵來喝去。怎敢違拗一聲。方才又差遣我向金獅子橋買點心。路又相隔得遠。走得遲了。冷却點心。回去要捱打受罵。走得快了。潑翻湯汁。又道我不小心。也不免一頓打罵。爹爹既沒錢把我贖回。我也斷絕了回家念頭。拚着這條苦命。早晚終是一死。說時。雨點般的眼淚。滾將下來。根生見了。心窩裏如割。凄哽着聲調。說道。好女兒。你別這般講。我暫時不能贖取你回家。再捱着幾年苦惱。終要想個法兒。把你贖取回。




家。天無絕人之路。留得青山在。不怕沒柴燒。我有不會作甚麼孽。天可憐兒。我們爺女倆。總該有團聚的日子。阿蓮拭着淚道。命裏苦。只是苦。爹爹贖我不成。顛倒吃了一場屈官司。這是苦命的女兒。累你受這冤枉。你也該斷絕了贖我回家的念頭。你是孤另另的單身漢。沒有個靠傍。你積蓄些銀錢。便該留做自己的寒雪糧。你只算沒有我這女兒。或者只算我在十五歲上。早做了餓鬼。你千萬別上衛姓的大門。免得又受第二遭的冤枉。(天半哀鴻。無此淒響) 根生聽到這裏。直把這顆心緊緊的絞將起來。不由的放下水菓籃。雙手掩着眼睛。悽恫悽恫的啞聲兒。啜泣。阿蓮也放下金漆刨花籃。陪着他老子啜泣。冷不防呀的一聲。裏面開出一個男子。指着他二人罵道。那裏來的混帳人。躲在人家的門背後哭泣。你們可知道。今天是甚麼日子。好好的臘月廿三人。



家送竈的當兒。(隨筆點明時日)凡事都要討個利市。你們這輩哭喪鬼。啼啼哭哭。算做甚麼。滾滾滾。快快兒滾。你們不滾。莫怪我拳頭無情。說時。揎袖捋臂。雄糾糾。氣昂昂。多分便要動手。爺女倆見不是頭路。只得各取了籃兒。含着眼淚。返身出門。走不到幾步路。誰知道一波未平。一波又起。背後一陣脚步聲。趕上一個婆娘。嘴裏一疊聲的好好好。喝起倒彩。可憐的阿蓮。回頭一看。只嚇得面皮和香灰一般。嘴唇上都失了血色。原來那人不是別人。便是助紂爲虐的張媽。根生強扮着笑臉。央告張媽道。老媽媽。請你方便則個。我是阿蓮的老子。今天和他在路上相逢。談得沒多幾句話。你可憐他是個沒娘女兒。凡事照應則個。皇天不負好心人。保佑你老媽媽沒病沒痛。和活神仙一般。張媽瞧了根生一眼。連連的癢着嘴。係都不一係。答轉身來。催促着阿蓮道。你還



要在這裏停留。你要等甚麼好時辰。阿蓮哭喪着臉兒。向前行走。張媽監押在後面。連睡了幾口涎沫。自言自語道。今天算我戳霉頭。這個人不人鬼不鬼的東西。也來叫我老媽媽。我怕沒人叫我老媽媽。誰要這癩腮麻子。向着我混叫。根生呆立在街頭。聽這一派說話。又氣又惱。又奈何他不得。眼睜睜那苦命女孩子。被這雌虎也似的婆子。押回牢籠。去受那慘毒的磨折。簡直把自己的肚腸。寸寸裂斷。張媽和阿蓮走遠了。背影兒都不見了。根生兀自不移不動。如醉如癡。呆立在街頭。和明孝陵前的石朝官一般。驀地裏噹噹的幾下小鑼。迎面挑來一付糖擔。才敲醒了根生的魂夢。暗想我可癡了。呆立在這裏有甚麼用。當下強咽着眼淚。沒精打採的。自己去喚賣水菓。然而經這一番苦痛。根生却不敢在蘇州逗留。明知住在蘇州。依然沒用。撞見了女兒。又沒法把他




救出牢籠。啼啼哭哭。徒然把肚腸絞斷。倘被旁人瞧見了。搬是弄非。又徒然連累女兒去捱打受罵。因此打定了主意。混過歲底。根生便離却蘇州。自到別處去討尋生活。暫時按下。回轉筆尖兒。再說阿蓮購買點心。錯誤了時刻。又犯了一個很大很大的罪名。原來衛太太在家時。每逢下午。購買點心。却有指定的幾家店舖。要吃滷鴨麵。指定觀前的一家舖子。要吃羊肉包子。指定阜橋晚的一家舖子。要吃縐紗湯包。指定臨頓路的一家舖子。要吃挂粉湯糰。指定金獅子橋的一家舖子。他那管道路的遠近。只要適他的口。合他的胃。人家跑得氣喘吁吁。上氣不接下氣。他都不來理會。這個購買點心的差使。向歸王張二媽輪流充當。這天。王媽出門送盤。張媽又有別事糾身。才把這個差使。叫阿蓮去充當。臨走時。張媽又傳着太太的命令。叫阿蓮緊去緊來。別在街頭耽



閣購了點心。把提籃蓋得緊緊的。捏得穩。拎得平。走得快。不許潑翻一些湯。不許撞破一片皮。阿蓮諾諾答應。怎敢違拗。自從撞見了老子。互訴衷曲。不知不覺。竟捱延了時刻。衛太太在家裏等得不耐煩。立遣張媽上街。把賤婢子抓來治罪。可憐的阿蓮。被婆子瞥眼瞧見。一路押解回家。揭開提籃看時。冷冰冰一碗湯糲。更無絲毫熱氣。阿蓮的滔天大罪業。已成立後來。張媽又稟告主母。說阿蓮約會了那天上門的起碼人。在街頭鬼鬼祟祟。準備脫逃。虧我追得快。要是慢走一步。只怕他早已滑腳遠去。衛太太正在怒火欲燒的當兒。聽了張媽的讒言。分明是火上添油。便不問情由。一疊聲的喚起打來。喚打聲尙沒停止。張媽早搥着門門。把阿蓮一頓亂打。打得沒多幾下。阿蓮早撲翻在地。挺着不動。張媽道。你敢詐死。我便把你來打活。說時。把這門門舉得高高的。用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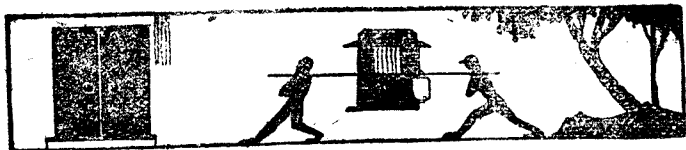
盡平生之力。待要施展他的辣手。然而婆子忍心下這辣手。編書的却  
不忍下這辣筆。只爲阿蓮正在奄奄一息的當兒。再加着這一下毒棒。  
怎有命活。說時遲。那時快。張媽的棒偷沒下。但聽得一陣嘻笑聲中。早  
闖進了一位女客。任憑張媽手辣。也只得放下無情棒。喚一聲篋姨太  
太裏面請坐。姨太太道。阿嚏。怎麼撞着臘月廿三。竈神菩薩上天的當  
兒。在那裏打人。要是他向玉皇大帝面前。依實具奏。這便怎麼樣。又向  
地上躺着的阿蓮。瞧了一眼道。原來又是他捱打。阿呀。打得暈去了。你  
們太太呢。衛太太聽得姨太太的聲音。便挪動肥胖身軀。從房裏出來  
相見。春香聽得舊主人來了。趕快送香茗。送紙煙。忙個不了。躺在地上  
的阿蓮。只有微微的呻吟聲息。一些兒動彈不得。太太吩咐張媽道。你  
把他扶入下房。暫時記下這頓棒。過了一天。再把他細細拷問。要是一



口氣把他打死了。倒便宜了這個蠢婢子。張媽沒奈何。只得拖拖拽拽。把阿蓮拖入下房。雙手一鬆。由他滾倒在地上。兜身便走。也不管他是死是活……姨太太忙問衛太太。因甚把這丫頭打得這般模樣。衛太太尙沒回答。旁立的春香。嘴痒難熬。便把阿蓮一樁樁的罪狀。從頭告訴。姨太太笑向衛太太道。我初見阿蓮時。覺得他眉清目秀。很有幾分姿色。怎麼近年來。竟一年瘦比一年。太太你真叫做張公養鳥。越養越小。咧。又指着春香道。他初來我家時。面黃肌瘦。醜得和小鬼頭一般。經我爹養了幾年。倒還扭扭捏捏。立在人前不惹厭。其實他的面貌。那裏比得上阿蓮。說時。又瞥眼瞧見了福官。忙道。福少爺。來來來。和你講句話。你那新夫人。可曾和你通過電話。他怎麼樣的愛你。你又怎麼樣的愛他。福官覺得不好意思。一溜烟的向外便跑。姨太太拍手大笑道。不



到一個月。便要做新郎。怎還這般臉嫩。衛太太道。請你喝口茶罷。你進了門。咕咕刮刮。簡直不曾停過嘴。姨太太道。不要喝。不要喝。我們家裏約着旅長太太。營長太太。打牌消遣。連我在內。只是三缺一。本待去拖石三小姐入局。只是他到上海辦妝奩。尙沒回來。因此便想着了太太。本待遣人前來邀請。端怕你推託事忙。不肯光降。因此便親自上門。邀你入局。事不宜遲。快快兒走罷。說時。便立逼衛太太動身。衛太太推託不去。怎禁那姨太太連連催促。不由他不走。衛太太自去打牌。不在話下。且說阿蓮被婆子擦在地上。由他呻吟。那有人來看顧。這幾下無情棒。有一棒打傷頭部。昏昏沈沈。竟失了感覺。這般大冷天氣。要是沒人把他扶上牀褥。早晚終不免一死。虧得王媽送盤回來。得了消息。心裏老大不忍。自向下房。把阿蓮抱到牀上。用破棉胎掩蓋好了。問他怎樣。



痛苦。阿蓮依舊昏迷。不能回答。約莫經了兩三天。知覺漸復。睜眼看時。心裏老大的奇怪。暗喚一聲阿嚏。我却睡在誰的牀上。被褥都是厚厚的。而且潔白無比。又看了四周。暗想我却睡在誰的房裏。前面四扇玻璃窗。很是漂亮。又見牀側轉出一個肥胖婦人。笑問阿蓮道。你的病痛覺得好些麼。阿蓮又暗喚一聲阿嚏。怎麼狠心辣手的主母。也向我和顏悅色起來。莫非我在這裏做夢。（畢竟是真是夢。閱者盍一猜之。）欲知後事。且閱下文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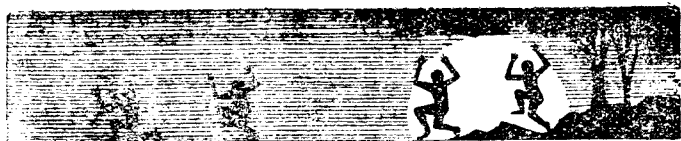
寫  
眞  
箱  
第  
八  
回



第九回 發善心是真是幻

紀豔蹟有色有聲

阿蓮睜開眼睛。前後左右。另換了一番景象。便疑到自己在這裏做夢。畢竟是夢非夢。全在編書的筆下解決。要是寫到這裏。接着寫。『睜眼看時。原來是南柯一夢。』那麼眼前景物。都化做水月鏡花。可憐的阿蓮。永永沒有重見天日的希望。編書的却不這般說。偏說阿蓮眼見的情形。都是實事。却非幻夢。和顏悅色的肥胖婦人。果是他的主母衛太太。當下走近病榻。向阿蓮望了望。便道。謝天謝地。你的病勢。果然大有轉機了。又伸出一隻手掌。向阿蓮額上輕輕一按。道。好了好了。不似那天這般焦熱了。這輕輕一按。不打緊。卻把這臥床不起的阿蓮。弄得心窩裏七上八下。大有受寵若驚的意思。暗想吾進了衛姓大門。足足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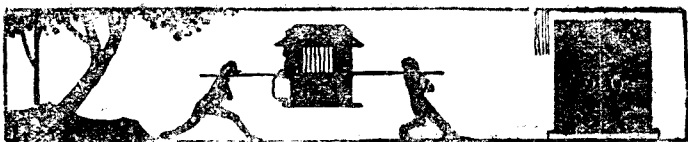


經了三年。太太手裏的藤條竹片木棒。享受了不知幾次。獨有這又軟又溫又肥又滑的手掌。和我的額角相親。真叫做豬八戒吃人參果。算得生平第一遭。心裏這般想。兩只眼睛。只向着太太呆瞧。有氣沒力的。喚道太太。我住在那裏。太太却向他搖手道。阿蓮。你切忌講話。醫生教你闔着眼。好好兒養神。那病便好得快。你別牽腸挂肚。胡亂操甚麼心思。又道。阿蓮。你也不須奇怪。我從此把你另眼看待。再也不把你打罵。你是個很可憐的女子。三年來在我家做事。很有忠心。並無絲毫過失。我向來把你打罵。只是錯怪了你。你也不須記怨。我向來的行爲。恰和做夢一般。(阿蓮方疑做夢。太太又來說夢。一主一婢。彼此都是夢夢)現在可夢醒了。待你病好。我便喚你老子到來。由他領你回家。也不追取你的身價金。教你們父子團聚。你想快活不快活。你現在住着的。



便是醫院裏上等病房。我因惦記着你。特地前來看視。我家裏事忙。不能常到這裏來。你只依我說話。靜養精神。你要甚麼。自有看護婦和你作伴。你只向他說便了。……這一席話。說得阿蓮感激涕零。便是做夢也夢不到這般的際遇。淚眼兒瞧着主婦。慘聲兒說道。太太待我這般好。教我怎樣報答。太太又搖手道。你別這般說。你不把我記怨。我便快活不盡了。當時早離開了病榻。阿蓮倚在枕上。彷彿德得太太囑託看護婦。好好兒照顧病人。又聽得呼喚王媽。伺候上轎。隔了一會子。醫生前來視疾。看護婦捧着玻璃杯。進了半杯藥水。止覺得筋骨疼痛。精神疲乏。他的心窩裏許多慘苦。一經主母溫語安慰。頓把結轡愁腸。盡行解釋。從此阿蓮只在醫院裏養病。一天一天的大有起色。按下慢提。且說石掌珠和鮑奇芳毛羽豐同到上海。言明勾留一兩天。便返蘇州。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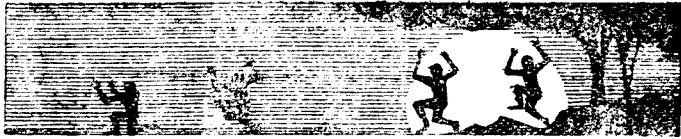




料去了六七天。不見回來。却把家裏的石太太。急得甚麼似的一顆心。只在腔子裏跳出跳進。再也不能在靜室裏安坐片刻。每逢火車到站的時候。遣發傭婦在車站上迎候小姐。自己却在洋臺上團團打轉。和熱鍋上螞蟻一般。盼望了幾天。只撲個空。雖曾接到女兒的來信。說早晚便要回家。叵耐信上既不曾寫明住在那一家旅館。也不曾寫明歸家的確定日期。似這般延宕下去。迎娶的吉期。便一天一天的迫近。要是到了正月十八日。彩輿臨門。辦妝奩的新娘子。依舊逍遙滬上。豈不把家裏的老娘。活活的急死。他成日家牽腸挂肚。又沒法把女兒喚回。只得亂念着大慈大悲救苦救難的觀世音。暗暗保佑。保佑他女兒早早回來。其實石太太在慌急的當兒。三小姐和兩個女友。却在上海自由快樂。坐汽車。上館子。逛遊戲場。覺得日子異常好過。再也不想回家。



三小姐打定主意。橫豎吉期定在正月十八日。期限尙寬。打甚麼緊。儘可陶情作樂。過了元宵節。再作歸計。況且彩輿臨門。定在那天的午刻。我便捱到了十八日。坐着特別快車回家。也是從容不迫。怎會錯過了吉期。他們住在南京路東亞旅館。這處交通便利。車輛紛紜。三小姐舊時閨友。得了消息。都到旅館裏來訪問。往來酬酢。異常忙碌。嗚嗚的汽車。載着一輩自由女郎。招搖過市。一天到夜。出足了很健很健的風頭。惹得許多拆白黨少年緊急會議。紛紛的下那動員令。劇場游戲場。都有這輩黨人。在那暗地裏活動。小報館裏的馬路訪員。消息靈通。便在小報上面刊登石三小姐的起居注。初時還依稀彷彿。不大詳細。後來竟說得鑿鑿可據。栩栩欲活。三小姐有時閱報消遣。見了自己的起居注。不覺老大詫異道。報館裏的訪員。簡直是我的跟屁蟲。怎麼我的一



舉一動。都瞞不過他們的眼睛。却替我記下這一篇細帳。鮑奇芳和毛羽豐。見小報裏面也把他二人牽連記載。字裏行間。很有些輕薄論調。覺得臉上過不去。定要寫信到小報館裏。聲明更正。三小姐撲嗤的笑道。虧你們做了鐵臉團裏的團員。怎麼道出這沒長進的話來。須知我們這副鐵錚錚的面皮。熬鍊了多時。堅固無比。便把城磚丟來。也只當做拜年帖子。沒的受了幾句輕薄話兒。便覺臉上過不去。定要和人家用去計較。一經計較。人家都道我們的面皮太嫩。經不起調笑。便要惱羞成怒。那麼鐵臉團的資格。無形消滅。這不是大大的丟臉麼。況且他們報上所載的。只提我們的姓。沒提我們的名。天下同姓的人。不知凡幾。我們儘可不憊不保。由他們去混說。只算和我們沒相干。沒的拉個白蟲。放在自己頭髮裏亂搔。這一席話。說得鮑毛二人。心悅誠服。都道畢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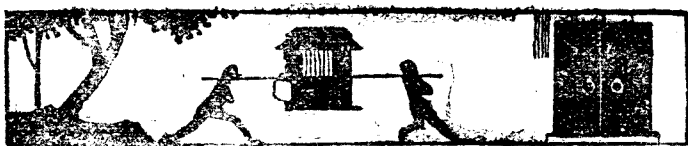
竟團長的見解。比衆不同。我們只依着你幹便了。從此三個人故態依然。行所無事。倒作成了小報上許多新聞資料。石三小姐起居注。一續再續。約莫續了七八次。起居注外。又有特別豔聞。一紀再紀。又紀了八九次。編書的攏總寫上。未免多佔篇幅。只得擇要轉載。以節省我的筆墨。三小姐的起居注。却是按日紀載。沒有間斷。不過說的是三小姐梳甚麼髻。穿甚麼衣。何時出旅館門。坐何號的汽車。同行的共有若干人。何時入餐館。何時進劇場。何時逛遊戲場。簡直是跟屁蟲性質的記錄。沒有甚麼精采。豔聞欄中。到有許多花花綠綠的題目。說來很覺可笑。一條題目。喚做『三小姐的左右丞相』。內容說的是。三小姐在蘇州時。釵裙隊裏。都推他做鐵臉大王。此番來滬。有左右二丞相。一路保駕。左丞相鮑姓。天生一副奇相。無論遇着甚麼人。都不把正眼相看。右丞



相毛姓。却不愛惜羽毛。把那一頭青絲髮。剪成一二寸長。蘇州人有兩句俗語。叫做苦人頭上堆重髮。宰相頭上光塌塌。毛丞相把頭髮剪短。大約便是這個意思。其實女子剪髮。現在不算甚麼一回事。但在當時。未免少見多怪。又有一條題目。喚做『鐵臉大王的鐵臉』。內容說的是。『自從本報揭載鐵臉大王以後。一般好事之徒。對於大王的御容。爭欲先覩爲快。以爲不是銅面的狄青轉世。定是鐵面的御史再生。比及覲見之下。却又奇怪起來。天王的面龐兒。又嬌又嫩。和秋海棠一般。不見得便是鐵做。因此大家起個好奇心。常在大王的前後左右。細細考察。考察他的面皮。畢竟是鐵做。不是鐵做。一天。見大王在跑冰場裏。學習跑冰。左挽着一個小白臉。右扶着一個俏後生。在場上團團打轉。演那新式的花鼓戲。跑冰完畢。大王嬌喘吁吁。困倦得不成模樣。却致



小白臉替他披上大衣。又把腿兒擱在俏後生身上。教他卸下這雙跑冰鞋。口中操着蘇白道。多謝唔篤兩位先生。唔篤尊姓大名。說撥我聽。我姓石。住拉東亞旅館第七號。唔篤有功夫。常來談談。弗翻淘個噠。可見大王和兩個少年。尙屬初次識面。却已親近得和舊相識一般。大王的鐵臉。真叫做名不虛傳咧。又有一條題目。喚做「左右丞相的趣史」。內容說的是。『鐵臉大王來滬後。種種趣事。本報已逐一披露。風聞隨侍大王的左右丞相。也有種種趣史。隨時發生。左丞相鮑某。日前戲作男子妝束。往闖某妓寮。倚翠偎紅。搭足大少架子。却被房侍老三。窺破贗鼎。幾乎大起交涉。鮑丞相見事不妙。賄以鈔票五十元。才能脫身而出。右丞相毛某。素有騎馬癖。自到滬上。不得一試馳驟控縱的本領。心常怏怏。幾有髀肉重生之感。丞相在蘇州天天騎馬。一顛一仰。



樂此不疲。他與三五少年。立有預約。權把跑馬的場子。當做射雀的屏風。鞭絲一揚。同時比賽。誰能搶出他的前面。他便與誰訂婚。惹得許多急色兒。一齊告個奮勇。拚命也似的鞭打馬腿。打得馬兒亂竄亂跳。叫苦不迭。比賽結果。依舊搶不到毛丞相的前面。這段姻緣。不得不留以有待也。『就這三條趣聞。三小姐遊瀝的歷史。便可略見一斑。小報裏面。還有許多不堪的說話。編書的心存忠厚。便也不來轉錄。』（實事虛寫。省却許多筆墨。）日月跳丸。容易過去。一眨眼便交了新年。又一眨眼便近了元宵。三小姐興高彩烈。依舊不想回家。家裏的石太太。再也忍耐不住。自有人從上海回來。把石小姐在瀝情形。講給石太太知曉。又有人取了上海的小報。把以上的紀載。一一告訴了石太太。這位石太太。縱然舐犢情深。也不免怒火直冒。立時搭着火車。趕往上海。他已



探得了女兒的住址。闖入東亞旅館第七號。強逼女兒回家。依着三小姐的意思。尙覺得興致未盡。歸期太早。無奈帶來的四千元支票。待辦妝奩。妝奩一物未辦。早已揮霍殆盡。加着石太太泣涕漣漣。且哭且罵。明知時到其間。不得不曲從老娘。到蘇州去走一遭。當下付清了房金。挈着左右丞相。跟着石太太同返蘇州。欲知後事。且闕下文。





寫  
眞  
箱  
第  
九  
回

